

## 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 ——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

王建國\*

### 摘要

永曆5年(1651)，沈光文(1612-1688)舉家挈舟由金門赴泉州，至海口圍頭洋，遇颶風漂洋過海來到斯島。康熙23年(1684)，季麒光(1634-1702)來臺擔任首任諸羅縣令，登岸就館後，沈氏即投刺謁見並出詩相示，二人傾蓋定交，此後，交遊唱和不輟，共同組成臺灣第一個詩社「東吟社」，戮力推展文風，對後來文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本文將審視沈光文〈東吟社序〉，並探求其「歸于聖代」之心境轉變，尤其，透過與季麒光〈《東吟詩》敘〉的相互對話，配合二人相關詩文，以期完整呈現東吟雅集的面貌，同時顯豁東吟社對二人交遊所具有「承先啟後」關鍵轉折的意義：一方面，東吟社在二人主持下誕生，另一方面，東吟社也裨益二人日後再轉成私下交遊，進而闡發其在臺灣詩學／文學史上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沈光文、季麒光、東吟社、雅集、孟嘉落帽

---

\*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hen Guang Wen and Ji Qi Guang –Taking Dong-Yin Poetry Society as the Main Field

Wang, Chien-Ku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 Abstract

Shen Guang Wen (1612-1688) and his family took a boat from Kinmen to Quanzhou, when the boat crossed the Wei-Tou Sea, it suddenly encountered a hurricane and drifted to Taiwan in 1651. Ji Qi Guang (1634-1702) was commended as the first county magistrate of Zhu-Luo in Taiwan in 23rd year of Kangxi (1648). Shen asked to meet Ji immediately after Ji arrived in Taiwan, and Shen palled with Ji after he revealed his poems to him. Hence, they chanted together and formed Taiwan's first poetry society- Dong-Yin Society, which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style of writing style and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ter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Shen's "Preface of Dong-Yin Poetry Society" and explore his mood change of "Belong to the Qing dynasty." In particular, through the dialogue in Ji's "Assessment of Dong-Yin Poems," and their interrelated poems and essays, this paper aims to fully present the appearance of the Elegant Assembly of Dong-Yin Society. It is obvious that Dong-Yin Poetry Society has the meaning of a key turning point in the two-person friendship; on the one hand, Dong-Yin Poetry Society was born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two-pers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Dong-Yin Poetry Society also turned to the private exchanges in the future, and then explaine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poetics or literary history of Taiwan.

**Keywords:** Shen Guang Wen, Ji Qi Guang, Dong-Yin Poetry Society, Elegant Assembly, Meng Jia Uncaps

# 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 ——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

王建國

## 一、前言

明永曆 5 年（1651），沈光文（1612-1688）舉家挈舟由金門赴泉州，至海口圍頭洋，遇颶風漂洋過海來到斯島。康熙 23 年，季麒光（1634-1702）來臺擔任首任諸羅縣令，登岸就館後，沈氏即投刺謁見並出詩相示，二人傾蓋定交，此後，交遊唱和不輟，尤其，康熙 24 年，二人交遊因縣署設置之地緣關係而變得更為頻繁，詩文往來頻率也急遽增加，而此實不可忽略該年年初，二人共同組成臺灣第一個詩社「福臺閒詠」／「東吟社」，戮力推展文風之影響，正所謂：「越明年（筆者按：康熙 24 年），先生（筆者按：季麒光）移署郡中，余亦卜居於外，交益親而情益摯矣。時同人相為倡和，先生主壇坫而扶掖之，名曰「東吟」（中略）先生來，始入城市披筆墨也。」<sup>1</sup>當中，（言必稱先生）可見二人深厚之情誼，而這也是臺灣古典文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對後來文學的發展影響極為深遠。<sup>2</sup>

\* 本文〈論沈光文與季麒光之交遊——以東吟社為主要場域〉曾宣讀於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華文文學系暨臺灣中文學會主辦「文的脈動：傳衍，越界，轉譯國際學術研討會」（花蓮，2019.10.20），感謝會議論文評論人余美玲教授講評。稍後，復宣讀於中國湖南中南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中南大學中華經典吟唱研究與傳播基地、中南大學當代詩詞創作批評與理論研究中心主辦「兩岸經典吟誦傳播與當代詩詞創作研究高峰論壇」（長沙，2019.11.19），感謝會議評議人黃仁生教授講評。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審查意見，裨益論述更臻周延完善，特此申謝。

<sup>1</sup> 清·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收入清·季麒光撰：《蓉洲詩稿》（上海圖書館藏，康熙 33 年刻本），卷 1，頁 1 下-2 上。

<sup>2</sup> 黃得時（1909-1999）〈臺灣文學史序說〉論及臺灣文學史的範圍及所要討論的對象，大體上有五種情形，其中，第一種：「作者生於臺灣，他的文學活動（在此說的是作品的發表以及其影響力，以下雷同）也在臺灣進行」，第二種：「作者生於臺灣之外，但在臺灣定居，他的文學活動也在臺灣進行」，

以往對於東吟社的認識主要透過沈光文〈東吟社序〉(下稱「沈序」)<sup>3</sup>，而近年研究成果則加入季麒光〈《東吟詩》敘〉(下稱「季敘」)新文獻的討論，當中又以龔顯宗〈由沈、季二序看東吟社〉最切近本文論題<sup>4</sup>，該文對於東吟社已有初步的勾勒，唯本文對於東吟雅集整體活動面貌有全新的發現與詮釋，包括沈、季二序形式、內容之異同及東吟雅集發展始末，尤其甚者，將進一步透過詩文互證方式——季麒

第三種：「作者生於臺灣之外，只有某個期間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然後再度離開臺灣」，見黃得時著，葉石濤譯，涂翠花校譯：〈臺灣文學史序說〉，收入甘文芳等著，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4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229。準此而言，本文所探討明季清初臺灣漢文學的發展，大抵以第二種（長期流寓文人：沈光文）及第三種（短期宦遊文人：季麒光等人）為主要基調。又，黃得時此兼屬人與屬地（出生）的觀點，一開始即帶有強烈排外（他）性，這顯然是為了對抗當時以日人島田謹二（1901-1993）及西川滿（1908-1999）等人為主的偏狹帝國主義文學史觀及其所代表外來殖民者的文學，尤其甚者，黃得時有意用漢民族史觀對治大和民族史觀，故往前追溯至臺灣漢文學的源頭——明鄭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並凸顯沈光文其人其作之重要性，用以彰顯本島斯土淵遠流長的文學發展歷程，且又標舉清際乾隆嘉慶時期臺灣本土文人的崛起。然而這樣以出生地為優先考量的劃分模式，似乎不能完全體現文人具有遷徙、流動的自主性與可能性，同時也可能窄化或局限了文學的自然發展，極不利於文學的容受與傳播，尤其，不可忽視臺灣自古以來即具有移民社會的特性。故本文嘗試從東吟社角度出發，藉由討論沈光文〈東吟社序〉、季麒光〈《東吟詩》敘〉及其相關作品，期能與之展開對話。

<sup>3</sup> 沈光文〈東吟社序〉最早刊載於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藝文三》，卷22，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575-2579。以下均徵引自此書（下稱「范《志》」），出版項略。早年盛成（1899-1996）註〈東吟社序〉，曾對此序指出：「沈光文之上，冠以『前太常寺少卿』六字（筆者按：范《志》所載〈東吟社序〉之內容），光文為太僕寺少卿，故其墓俗稱軍墓。作偽者，必不疎忽此一點而露出破綻，此乃暗示內容刪改增潤之謂（中略）〈東吟社序〉之『酌改』或『略為節潤』，自屬無疑。范咸當時之苦心，即在保存公之遺著，而不使之失傳。因此序中，『潤』出『康熙二十四年』、『歸于聖代』，『奉命來蒞』。又有『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漂流至斯……今二十有四年矣』」而重新審訂該序，見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編——紀念沈光文誕辰400年》上冊（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2），頁182。另見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39-140。唯個人以為范《志》具有嚴謹體例，也是歷來臺灣方志中最為人所稱道者，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今隨著季麒光《蓉洲詩稿》與《蓉洲文稿》的出土面世——尤其是〈《東吟詩》敘〉（沈光文〈東吟社序〉與季麒光〈《東吟詩》敘〉猶如日月合璧），對於當中的諸多疑慮，可以進一步得到澄清。

<sup>4</sup> 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編——紀念沈光文誕辰400年》下冊，頁288-297。又，龔氏編著該作上、下二冊，乃《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之增補，當中，同時收錄其前此對於沈光文與季麒光研究論文多篇，諸如：〈文獻初祖沈光文〉、〈臺灣漢文化的播種者沈光文〉、〈論沈光文研究〉、〈沈光文與季麒光〉、〈由沈、季二序看東吟社〉、〈論《蓉洲文稿》的臺灣人物書寫〉等，另有〈論東吟社的浙地因子〉發表於「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二屆全國清代學術研討會」（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清代學術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2012.11.17-18）。

光《蓉洲詩稿》與《蓉洲文稿》等內容相互對話與印證，完整詳盡呈現康熙 24 年沈、季二人交遊情形及其所發起、成立之雅集：「福臺閒詠／東吟社」具有相得益彰之關係，同時闡發「福臺閒詠／東吟社」對二人交遊深具「承先啟後」的關鍵轉折意義，揭櫫其脈絡肌理與時代意義，進而顯豁清初臺灣文壇（學）發展面貌。

沈光文與季麒光二人之交遊，大抵可以依其整體內容分成：「倡訓：詩文往來」與「雅集：福臺閒詠／東吟社」兩大部份——東吟雅集為沈、季二人交遊之中介，而又可以「福臺閒詠」／「東吟社」為中心，將其分成前後三階段，第一階段：康熙 23 年／前東吟社時期（二人私下倡訓），第二階段：康熙 24 年間／東吟社時期（二人公開倡訓），第三階段：康熙 25 年之後／後東吟社時期（二人私下再倡訓），同時，福臺閒詠／東吟社也代表在政治劇烈變動的時代後——四海昇平、天下一統，明季流寓文人與清代宦遊文人在海外異地相遇，進而尋覓知音、挖雅揚風的一段經歷——雖然組成分子並非本土文人，但就整體書寫內容而言，本土性／在地性色彩可謂極為鮮明：一方面，其藉由詩文摹寫臺灣自然與人文風貌，並且抒發異地鄉愁，另一方面，則藉由詩文往來唱酬聯絡情感與共同切磋詩藝，同時增進文化交流。

目前關於東吟社有兩篇重要的直接文獻——第一手資料，分別是沈光文〈東吟社序〉與季麒光〈《東吟詩》敘〉，二者可謂兩「大序述／大敘述」。本文將以沈、季二序為主，並由此向外擴大探索至清代初期臺灣文學／文化活動，尤其，側重季氏與沈氏的實際互動。首先，由二人前後領銜撰述兩篇重要序文，可見彼此在詩社中之重要地位：沈光文來臺時間最久、年紀也最長，故具有一定尊崇的位份，又，揆諸季敘一前一後，言必稱「斯菴」，顯見其所受青睞與倚重之程度；季麒光則膺任臺灣首任諸羅縣令，推動成立「東吟社」，在當時文壇極具影響力，且獎掖、提攜後進也不遺餘力，故有一定程度之政教及文化地位；其次，二序前後明顯為「對話體」，其形式與內容也明顯存在著「異質同構」（homology）的辯證關係：一方面，二序相互見異，具有「異位（錯位）：異質形式」：撰寫動機與書寫策略明顯皆有不同，另一方面，二序互文見義，具有「同位（對位）：同構內容」：同時強調歷史上著名雅集、文學史發展與大一統的時代風格，對於認識與理解福臺閒詠／東吟社之創設背

景、成立時間、命（更）名緣由、成員更迭、詩社活動情形（雅集）、前後發展面貌（結集）及其與大清一統的時代關係等，皆有一定裨益，尤其，藉由沈序與季麒光詩文相互參照，更可以呈現二人交遊、詩文往來情況及東吟社實際活動的軌跡與樣貌。

## 二、沈光文〈東吟社序〉與 季麒光〈《東吟詩》敘〉之對話

沈光文係明季流寓文人，季麒光為清初宦遊文人，二人雖曾分屬不同時代政權，但當下卻志同道合、知交甚深，而二人對於詩文的高度喜好及彼此海外深厚情誼，無疑是其得以跨越政治藩籬，共同組成東吟社的最關鍵性因素。不唯如此，康熙 23 年 11 月 8 日，季麒光抵臺，翌日，沈光文即前去晉謁<sup>5</sup>，而康熙 24 年初，二人隨即成立福臺閒詠／東吟社，並開始正式雅集，因此，二人幾乎是在初識後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為後來共同攜手創立東吟社培養了絕佳默契與奠下良好基礎，此正所謂「以文會友」，是其文人／詩人身份的充分展現，然進一步盱衡二序則可以發現：二人不免各自因其流寓與宦遊不同的「本位」立場而有「各執一辭」（各自表述？）的情況——一定的置入性話語，再加上二序本身性質的差異與寫作時空背景的不同，而構成一定程度的「延異」（*Différance*），同時也形成整體書寫上的差異：大別之，沈序重視雅集活動，季敘重視作品結集。換言之，雖然二人雅好詩文，二序也都積極肯定雅集作品，並接續長久以來的文學傳統，唯仔細審視二序著墨過去與當下雅集程度顯然有極大差異，此表面上固然是因沈序已先寫就，季敘為免於重複起見，故只好轉向書寫其他方面，唯更根本原因是季敘的出現實已預示雅集即將告一段落，故只在文末略微提及雅集的內容，而將書寫重心完全放在雅集所取得的成果之上。

又，須加以說明的是：此對於二序書寫策略所作之區分毋寧是相對性的結果，如前所述，沈、季二序同樣重視文學傳統並涉及當代政治，唯沈序偏重結社意義，

<sup>5</sup> 清·沈光文：〈題梁溪季荅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荅洲詩稿》，卷 1，頁 1 上-1 下。

故相對重視雅集傳統——序中歷數各朝代著名雅集，並強調東吟雅集乃首開臺灣風氣之先，而季敘因偏重詩集結集成果、功能與意義，故強調詩集的政治性與大時代語境，因此，其雖一定程度重視雅集傳統，但又顯然有意跳脫狹義雅集傳統，而從更寬泛的文學史角度加以立論，並且強調時代風格的介入，凡此，可見沈序雖不諱言個人生平遭際，然明顯可見其欲以文學話語超越政治話語之意圖，而雖然季敘之政治話語與文學話語幾乎不分軒輊，但因季氏本人具有官方身分，且兼負宣揚文教之責，故以政治話語為先聲實屬自然之事。以下為方便論述，先論「存異：異質形式」，再論「求同：同構內容」。

## （一）存異：異質形式

### 1、撰寫動機：結社肇端／結集有成

大抵而言，沈序與季敘正一前一後代表東吟社之開始與結束——幾乎可以說《東吟詩》誕生之際就是東吟社結束之時，故沈序重視「雅集」的過程，季序則重視「詩集」的完成。

沈序主要是為了「結社」而作，具有標誌東吟社肇端的意義，更確切地說，沈序是東吟社第四次雅集時才應詩友同好（同人）之邀進行撰寫，對於當下撰寫動機及此前成員詩作彙集整理的情況皆有清楚說明：

今已閱第四會矣，人俱如數，詩亦無缺。雖已遍傳展閱，尚當彙付殺青，使傳聞之（中略）夫龍山〈解嘲〉可補，金谷失序又傳；茲社友當前，詩篇盈篋，使無一序以記之，大為不韻。華蒼崖以余馬齒長，強屬操觚；因不揣才竭，乃僭擬焉。續然白髮混入於名賢英畏中，而且妄為舉筆，亦多不知量已。<sup>6</sup>

前四次雅集成員俱在（人數不變：當中白髮老朽與名賢英畏齊聚一堂）、作品俱存，再加上華蒼崖的推舉鼓吹，才催生了這篇序文——復且，「（〈解嘲〉）可補」與「（〈金谷序〉）又傳」云云，對於該序之完成也有一定的激勵作用。當中，沈序將華蒼崖列在僅次於季蓉洲之後，可見其在東吟社之輩份倫理。一方面是基於識才尊賢；華氏

<sup>6</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 2577-2578。

擔任季氏之幕僚；另一方面極可能是因為其相對年長：揆諸季麒光〈乙丑歲首為蒼崖六十甲子，除夕正值迎春，是日干支屬庚申，賦此誌祝〉<sup>7</sup>，推測其可能是東吟社成員中僅次於斯菴者，故由其推轂沈氏撰寫該序，實屬自然合理之事。

季敘則明顯是為東吟社成員作品「結集」而作，故一共提及「此集」及「是集」四次，完全符合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所稱：「時同人相為倡和，先生主壇坫而扶掖之，名曰『東吟』。集成，余弁其首，以誌姓名」<sup>8</sup>，所謂「集成」云云，正是集子整理完成之意——不難想像，東吟社以沈、季二人詩文往來「交集」可謂最多，而這同時也表示東吟社即將進入尾聲，此後東吟社僅有沈、季二人詩文倡酬不輟，其他成員（間）只有少數零星的活動。

又，沈序云：「余嘗惜李青蓮當年僅留序而眾詩不傳，雖不若金谷園並序失之，似獨幸〈蘭亭序〉與詩迄今傳誦也」<sup>9</sup>，已留意到歷史上幾種雅集「序」、「詩」存佚的情況：一、〈春夜宴桃李園序〉序存詩佚，二、〈金谷園序〉詩序俱佚，三、〈蘭亭序〉詩序俱存；唯不論如何，其明顯意識到此序將來在歷史上或文學史上的重要性，故希望該序與詩作皆能留傳後世，而且極可能因「尚當彙付殺青，使傳聞之」，故後來就有了「結集成冊」的構想，而這也就是季麒光繼沈光文〈東吟社序〉接續撰寫〈《東吟詩》敘〉的最主要理由。

此外，不能忽略作序該年（康熙 24 年）年底正是清廷下令展開編纂大清一統志的重要時刻，而臺灣躬逢其盛，由上到下也興起一波纂修方志之熱潮，茲觀季麒光〈臺灣誌書前序〉（代周又文憲副）云：

越二年（筆者按：康熙 24 年），我皇上以方輿之廣超越百王，特命史臣大修一統誌書，詔天下各進其郡縣之誌，以資修葺。臺灣艸昧初開，無文獻之徵，郡守暨陽蔣君經始其事，鳳山楊令芳聲、諸羅季令麒光廣為搜討，閱三月而蔣君董其成，分條晰目，一如他郡之例。余為之旁搜遠證，參之見聞，覆之

7 清·季麒光：〈乙丑歲首為蒼崖六十甲子，除夕正值迎春，是日干支屬庚申，賦此誌祝〉，《蓉洲詩稿》，卷 4，頁 34 上。

8 清·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蓉洲詩稿》，卷 1，頁 1 下。

9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 2577。

耆老。書成上之方伯，貢之史館。猗歟休哉！嘗論誌者，記也，與史相表裏者也。（中略）此誌之成，以事為質，以文為輔，苞括瑣碎，挈提要領，本史法而為誌，誠良誌矣。<sup>10</sup>

又，季麒光〈臺灣誌序〉云：

越二年（筆者按：康熙 24 年），皇上簡命史臣，弘開館局，修一統之誌，所以誌無外之盛也。臺灣既入版圖，例得附載。但洪荒初闢，文獻無徵，太守暨陽蔣公召耆老、集儒生，自沿革分野以及艸木飛潛，分條晰目，就所見聞，詳加蒐輯，余小子亦得珥筆於其後。書成上之太守，從而旁參博考，訂異較訛，歷兩月而竣事。（中略）予小子敬拜書之，而附名于編末，且以紀創造之難焉。<sup>11</sup>

對於參與人員（當中明顯以季氏涉入最多，也用力最深）、權責範圍、花費時間等，莫不有詳細的記載。故季麒光對於此具有奇風異俗意義之《東吟詩》結集完成，定然也有相當程度的期待：希望未來得以納入帝國體系，並供采風問俗之用。

準此而言，倘若沈序標誌東吟社雅集酬唱之肇端，則季敘明顯代表雅集酬唱有了具體的成果，唯依當時臺灣刊刻環境不佳的情況加以研判，《東吟詩》最終未付梓的可能性極大，若然，沈光文當下的擔憂終究還是應驗了（一語成讖？）——一方面，沈序經過一甲子餘，終得范《志》刊載（乾隆 12 年〔1747〕刊行）而流傳後世，而眾詩作則散落亡佚成份居多，另一方面，季敘則為季氏攜返中土，與《蓉洲文稿》、《蓉洲詩稿》一併刊刻（康熙 33 年〔1694〕刊行）。就刊行時間而言，季敘足足早了沈序五十三年；唯就實際影響力而言，沈序則又遠遠大於季敘。凡此，可見方志作為載體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

## 2、書寫策略：文學先行·個人歷時（史）話語／政治當道·集體當代（朝）話語

揆諸沈、季二序可知二人各自表述之內容與其過去或當下的身份脫離不了關係，

<sup>10</sup> 清·季麒光：〈臺灣誌書前序〉（代周又文憲副），《蓉洲文稿》（上海圖書館藏，康熙 33 年刻本），卷 1，頁 2 下-3 下。

<sup>11</sup> 清·季麒光：〈臺灣誌序〉，《蓉洲文稿》，卷 1，頁 7 上-8 上。

而二序「政治意識形態」及其書寫策略也有不盡相同之處。以下分述之。

沈光文因明顯有其個人的政治認同焦慮，故沈序開篇即以：「昔孟嘉落帽龍山，因作〈解嘲〉，文詞超卓，四座嘆服。」<sup>12</sup>鋪陳淵源流長的文學雅集（文學史）脈絡，緊接著「述往事，思來者」：歷數斯土統治者並著墨臺灣的開拓史，而及於臺灣納入版圖與展開新時代之話語：「閩之海外有臺灣，即《名山藏》中輿地圖之東港也。自開闢以來，不通中國。初為顏思齊問津，繼為荷蘭人竊據。歲在辛丑，鄭延平視同田島，志效扶餘，傳嗣及孫，歸于聖代，入版圖而輸賦稅；向所云八閩者，今九閩矣。名公奉命來蒞止者多，內地高賢亦渡海來觀異境」<sup>13</sup>，再接續自曝個人遇颶漂泊來臺之前塵往事與遭際：「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舟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海山阻隔，慮長為異域之人，今二十有四年矣」<sup>14</sup>，尤其，回顧其來臺過往歲月而稱：「雖流覽怡情、咏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埜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黑齒之社。何期癸、甲之年，頓通聲氣；至止者人盡蕭騷，落紙者文皆佳妙。使余四十餘年拂抑未舒之氣、鬱結欲發之胸，勃勃焉不能自己。爰訂同心，聯為詩社。」<sup>15</sup>

無獨有偶，這段「漸振風雅」的稱述，稍後，沈光文〈題梁溪季荅洲先生海外詩文序〉又再重申了一遍，且更進一步觀照今昔異同：「兩年之間，舉從前野嶼淒涼、百蠻荒絕之區，彬彬然漸開風雅云。向余初至之日，每見盲風癡雨，山瘴溪烟，人則去國懷鄉，地則遷陵變谷。即有一二高人，佳興不生，獨余娓娓好唸不倦，厥後幾以文字罹愆，遯避山野。先生來，始入城市披筆墨也。先生政治風節，凡民間利弊有所指畫，不為強方者少屈。以一宰而綜三邑之煩曠，條議詳明，為臺灣定億萬

<sup>12</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 2575。

<sup>13</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 2575-2576。

<sup>14</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 2576。唯此因限於篇幅及為了集中論述焦點，僅先稱述其書寫策略之現象，至於如：沈光文來臺時間、季麒光《沈斯菴詩》敘云：「斯菴三十年來，飄零番島，故人凋謝，地無同志」與《跋沈斯菴禱紀詩》云：「斯菴學富情深，雄於詞賦，浮沈寂寞於蠻烟瘴雨中者二十餘年」之年代記載等相關詳細考證問題，未來將有專文處理。

<sup>15</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 2576。

年之規制。又復和易近民，矜老懷幼，案無停牘。憩（憇）芟之歌，愛及番人。」<sup>16</sup>字裡行間完全肯認國朝以來對於臺灣之擘劃經營，對於季麒光可謂推崇備至，而且，當下治理井然與文風蔚起，可謂相得益彰。

姑不論「壬寅」（1662）<sup>17</sup>云云所可能存在的矛盾，及其與蔣毓英《臺灣府志》所載文字互有出入（蔣《志》內容多承季麒光而來），唯此頗能呈現沈光文的晚年情境，然未審是否出於自我保護或為免於尷尬起見，沈光文回首甲申之變（1644）以來的前塵往事，唯獨對於明季（含明鄭）時期的個人經歷完全略過、隻字未提，如與鄭成功、鄭經父子的相遇與不遇，反倒只畫龍點睛提及「應召」之事——此中，季麒光為賢者隱，沈光文反倒坦然無諱，且字裡行間實不無「自剖心跡」甚或「交心表態」而有澄清與開脫之意，故無疑將更增加其真實性。而俟諸幾乎篇幅過半之後才「言歸正傳」，論及時代新氣象——「癸甲之年」（癸亥〔1683〕、甲子〔1684〕之交，正是臺灣政權鼎革之際）、「詩社命名」及「詩社活動」等重要主題，凡此，可見沈光文個人小敘述與文學、歷史大敘述的糾葛，而沈光文先文學後政治的「迂迴」／「超越」修辭策略，無疑也正代表其想要為個人辯護，並且更進一步擺脫甚或超越當下的政治藩籬。

值得一提的是沈序「孟嘉落帽」／「應召」云云，實隱含其政治焦慮與自我解嘲之心理，茲述如下。沈氏早年來臺作有〈重九大風〉，詩云：「有處可尋菊，還當冒雨行。久因詩興懶，徒覺海潮鳴。人以悲秋老，身當避地輕。不堪佳節度，休著孟嘉名。」<sup>18</sup>此儼然是一「變風」之作，首末兩聯具有強烈對比：一方面寫重九登高尋菊，另一方面則對孟嘉有所避諱，表明其在明季亂世之中仍潔身自愛，然此等高潔心志到了清代之後，不免成為令其尷尬的根源與處境，因此才有了沈序「文詞超

<sup>16</sup> 清·沈光文：〈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蓉洲詩稿》，卷1，頁1下-2上。

<sup>17</sup> 此「壬寅」之說與蔣毓英纂修《臺灣府志·卷之九 人物·縉紳流寓》所載者一致，見清·蔣毓英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224。揆諸季麒光《沈斯菴詩》敘云：「余將問棹北還，為斯菴作小傳，載入誌乘，可知其係季麒光所撰，見清·季麒光：《沈斯菴詩》敘」（目次作〈沈斯菴詩文集序〉），《蓉洲文稿》，卷1，頁30上。

<sup>18</sup> 清·沈光文：〈重九大風〉，見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藝文三》，卷22，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下冊，頁2696。

卓，四座嘆服。」的自我解嘲。

揆諸《晉書·孟嘉傳》，載云：「九月九日，溫（筆者按：桓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并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sup>19</sup>乃係沈序「孟嘉落帽」故事原貌，但此似不應忽略沈氏「不堪佳節度，休著孟嘉名。」或是注意到了《晉書》將孟嘉列在叛臣傳（附傳）的事實，唯孟嘉被《晉書》列入叛臣傳之附傳，或因其身為當時權臣暨軍事將領桓溫之幕賓，換言之，叛臣是桓溫而非僚賓孟嘉，倘若以此推論，桓溫與鄭經二人之時代背景及其在當時所處之政治地位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只不過，沈光文以為其寄人籬下與孟嘉之事於桓溫有所不同，故不以孟嘉相比，當然，此也不可忽略歷來詩歌作品，凡用「孟嘉」典故者，多指其（文人）才華狂放不羈，而罕以「叛臣」目之者。尤其，揆諸前引〈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內容，可知沈光文不僅未受命於鄭經，最後甚至為其所迫而逃禪入山，而沈光文在鄭經主政時期所受到的逼仄與箝制，則要等到鼎革易代才得以稍加解除，如季麒光〈跋《沈斯菴襍紀詩》〉云：「當斯菴在臺以一賦寓譏刺，幾蹈不測，故著述亦晦而不彰。及余來尹是邦，盡出其所藏以相示，謂余能讀斯菴之文，而并能知斯菴之人也。」<sup>20</sup>如此也才可以更加明白沈序「何期癸、甲之年」——前後文判若雲泥——之語重心長。

職是之故，個人以為沈序一開始即特意拈出「孟嘉落帽」並不只在於歌頌文人名士才思敏捷與風雅倜儻的「嘲答絕妙」，而是隱含著其個人遇颶漂流來臺的一段幽微往事與心理癥結。當然，沈光文此處重提孟嘉云云，內心應該五味雜陳、百感交集，故也不宜完全忽略孟嘉個人才華洋溢、文采斐然的面向——這正是沈光文當下所亟須具備，而足以替其解嘲或解圍者。

準此而言，沈序幾乎可以視為沈氏個人「有風至」的心路歷程，起首可謂瞬間

<sup>19</sup> 唐·房玄齡等奉敕撰：《晉書·列傳第六十八》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卷98，「王敦（附沈充）桓溫（附孟嘉）」，頁5649下。

<sup>20</sup> 清·季麒光：〈跋《沈斯菴襍紀詩》〉（目次作〈跋《沈斯菴雜紀詩》〉），《蓉洲文稿》，卷2，頁45上-45下。

刮起了一陣大風，而這極可能是其遇颶來臺之隱喻，故沈序可謂演繹其個人「孟嘉落帽」的故事，只不過由沈氏早年來臺之後所作〈重九大風〉，知其愛惜羽毛，顯然不願意沾染任何孟嘉之名，然而，隨著清代設官治理及宦遊文人蒞止到來，沈光文心境上顯然已有了重大的轉變，因此只好將原來避之唯恐不及的「孟嘉落帽」，重新改寫成為具有「文人雅集」的意義。緣此之故，沈序後來字裡行間似乎存在一定的「政治焦慮」，諸如：「歸于聖代」、「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及「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紀年）等，可謂都因此減低不少。不唯如此，沈光文更主動提出以「東山」為詩社首題，而「願與諸社翁共創始之」，相當程度上也有協力大清帝國的意涵（詳下），只不過，相對而言，季敘連番「斯集」云云（包括季麒光〈東山〉），乃更加明確地表達對於拱衛大清帝國的意義。二人「一搭一唱」，由此可見一斑。

以下賡續討論季敘，唯在此之前，實有必要先提及季麒光兩段文字。雖然相較於沈序，季敘本身對於臺灣歷史的稱述極為有限，但不可忽略季麒光另有〈臺灣誌書前序〉（代周又文憲副）與〈臺灣誌序〉兩段序文，其與季敘寫作時間極為接近，也具有一致性的時代意義。〈臺灣誌書前序〉（代周又文憲副）云：

臺灣天末荒島，無君長以別氏號也，無裘葛以時寒暑也，無父子、兄弟、伯叔、甥舅以正親疎上下也，無衣冠、宮室、歲時、伏臘以通往來禋祭祀也。三代以來，不通貢賦，不登記載。自海盜顏思齊竊踞其地，乃有臺灣之名，而中國民實始居之。思齊死，紅彝因其餘眾，用以耕作，民番裸處，漸成殷阜。辛丑鄭成功京口之敗，知金廈不守，攻而有之，招降納叛，窺掠海徼，一時軍儲兵備悉仰給於臺灣。故算丁極於老幼，取利盡於魚蝦。二十餘年之間，內資供給，外修戰守，竟成負隅之勢。癸亥六月，大將軍施公奉命專征，帆檣所指，首克澎湖。八月，鄭克塽率其宗黨臣僚納款輸誠，聖天子推柔遠之仁，郡縣其地，文武兼資。<sup>21</sup>

又，〈臺灣誌序〉對於臺灣的地理位置、環境與歷史遞嬗、遭遇，乃至於當下的情勢，敘寫得更加詳細清楚：

<sup>21</sup> 清·季麒光：〈臺灣誌書前序〉，《蓉洲文稿》，卷1，頁1下-2下。

臺灣海中番島，《名山藏》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娑婆洋世界，名為鷄籠。考其源，則琉球之餘種，自哈喇分支，近通日本，遠接呂宋，控南澳，阻銅山，以澎湖為外援。自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始稱臺灣。紅彝得之，因思齊遺眾，用以耕作，採鹿于山，漁魚於海，藝禾插蔗，通販于東洋。越二十年，鄭成功京口之敗，金廈不守，攻而有之，仍紅彝之舊，臣其人，居其居，內資種植，外憑貿易，招亡納叛，俘掠閩粵，為我東南之警。世祖章皇帝以來，命將選卒，治舟楫，輓租粟，務期殄滅，而波濤險阻，颶颶傾危，遂延釜底之魂，得肆負隅之技。傳子及孫，歷此三世。今皇上二十有一年，克塽髫齡嗣爵，寄政於人，總督少保姚公啓聖用間以疑之，設奇以困之，克塽左右後先歸命。是時腹心內離，臺灣之全勢已在少保指掌中矣。癸亥六月，大將軍施公琅（琅）率師征討，舳艫如雲，帆檣如雨，一麾所指，將士戮力。三日之間，遂克澎湖，偽武平侯劉國軒知時勢已蹙，與克塽納款輸誠。數十年之逋孽，一戰而下，兵不再血。受成之時，萬姓歡呼，重瞻日月。此故文武諸臣同心共濟，克奏膚功，而亦廟算宸謀，威靈赫濯，兼宏并包，為萬世規。故能使六合八方之外，懷生負齒之倫，莫不奉冠帶而浸膏澤。猗歟休哉！聖天子修竇融錢俶故事，待諸降人以不死，并分天興、萬年兩州之地，設一郡三縣，革承天之舊號，為臺灣府，附郭臺灣隸焉，自大崗山以南為鳳山縣，木崗山以北為諸羅縣，而統轄於監司。建設營鎮，勤訓練，修守戰，扼險要之津，防竊伏之漸，制外患以固內寧，長駕遠馭，經營備具。夫拯民于沉溺，開天地之絕業；熙鴻號於無窮，垂盛烈以不朽。政教所加，德洋恩普，非大聖人在上，豈克臻此！<sup>22</sup>

凡此，實可為季敘之前引。

季敘首先以連續提問直接切入主題——針對福臺新詠與東吟社命名／更名緣由加以循名覈實，而這樣安排的背後無疑是為稍後清帝國統治的大一統話語——不論是方志或大清一統志之纂修——預作鋪排，之後，全文緊扣：「臺灣地盡東南」與「今聖天子遐邇一體」前後兩段政治話語，以及中間四段文學話語——分別以三段「自有此集」與一段「然是集也」對應「稗野之資」、「同心勝事」、「斯文可風」與「東寧風雅」。今依次說明如下。

<sup>22</sup> 清·季麒光：〈臺灣誌序〉，《蓉洲文稿》，卷1，頁5下-7上。

首先，「臺灣地盡東南，遠接扶桑，不入職方，我國家廓清漲瀚，設官分邑，肇造洪荒，實紀載所未有也。自有此集而山川之淵府，節候之勾股，內外之疆索，蛟龍之窟宅，飛走之伏藏，艸木之菀枯，皆可譜形繪像，以備採風問俗之選。則鯁生之穎舌，不可參稗野之資乎？」<sup>23</sup>強調納入版圖與設官分職之意義，而此集描繪臺灣自然風土，顯然具有稗官野史的功能與意義，裨益來者對於斯土之認識與治理。

其次，對於海外結社心理也有一定的說明：「異域天涯，人不一地，素非謀面，未嘗啣盃酒接慇懃也。然文章道義，一鍼自合；千里萬里，如同一室。自有此集而鄒陽之傾蓋，椒舉之班荆，荆高燕市之歌，王白涼州之咏，步兵廣武之泣，照隣去國之悲，莫不悲歌長嘯，以抒其故鄉故國之思。故或援琴而往，或載酒而來，荒天縞紵，明月樽疊，亦同心之勝事矣。」<sup>24</sup>詩社成員彼此素昧平生，且遠從中國不同地域省份蒞此異域，一方面因雅好詩文而同心結社，完全符合沈序所稱：「何期癸、甲之年，頓通聲氣；至止者人盡蕭騷，落紙者文皆佳妙。使余四十餘年拂抑未舒之氣、鬱結欲發之胸，勃勃焉不能自己。爰訂同心，聯為詩社」，另一方面則以此排解異鄉異客情懷與抒發故國故鄉之思。

再次，則聚焦於臺灣人文風景的新貌：「至若殊俗之國，異黨之域，蠻烟瘴雨，鳩舌雕題，地無舊蹟，里鮮遺民，閩沕混昧，未耀于光華。自有此集而創文字之塗，啟詩書之萌，使耳目不塞，眴（矚）爽昭明。況蓬瀛方丈，本屬仙源，豈無鍾奇擅異應文明之運者乎？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漸而教之，使自索之。文翁之化，河東之治，庶幾哉其可風也。」<sup>25</sup>一方面臺灣早前係化外之地，如沈序提及個人來臺之親身體驗：「徒寂處於荒埜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黑齒之社」，故有待「名公高賢」或「蕭騷墨客」來此化民／化番成俗，另一方面，則以「蓬瀛方丈」之海上仙山，標誌對於臺灣之想像，並希冀此地寢明寢昌——將來能如文翁（187 B.C.-110 B.C.）治蜀<sup>26</sup>與柳河東（773-819）治永州及柳州一般，得到文風之濡染，可謂相當程度肯定來

<sup>23</sup> 清·季麒光：《〈東吟詩〉敘》（目次作〈東吟詩社序〉），《蓉洲文稿》，卷1，頁36上-36下。

<sup>24</sup> 清·季麒光：《〈東吟詩〉敘》，《蓉洲文稿》，卷1，頁36下。

<sup>25</sup> 清·季麒光：《〈東吟詩〉敘》，《蓉洲文稿》，卷1，頁36下-37上。

<sup>26</sup> 「（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中略）至今巴蜀

臺文人對於此地文教之貢獻。值得一提的是，季麒光之所以提及文翁化蜀或許也受到明末清初以來一直流傳著《蜀警錄》所稱：「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sup>27</sup>話語的影響。

最末，揭櫫「時運」與「文運」的關聯：

常論詩之為道，本於性情，而通於運數。故初盛中晚，遂分有唐三百餘年之盛衰。前明弘正慶曆之才子，先後頡頏，而其中厚薄盈儉之氣，亦若潛移默奪，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今聖天子遐邇一體，仰流受號者，不可勝數，方將揚和鑿，修樂頌，致治于唐虞，施功于天地。余何敢以循條附枝、步影尋聲之技，為東寧開生面乎？然是集也，賓主無苛儀，少長有定序，拈題分韻，酒行以節，雖非金谷之遊，竊比西園之敘。斯菴有文以紀之，而命余續書其後，因大書曰。<sup>28</sup>

從文學史角度說明大時代對詩風之影響，也間接說明當下乃大清一統的文武盛世，並高舉歷來文學盛世：有唐三百餘年（分初、盛、中、晚四期）、明朝弘治、正德年間前七子與隆慶、萬曆年間後七子，而前、後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古體學漢魏，近體學盛唐），皆是現實政治武功極盛而文藝發達的朝代。順道一提，茲舉前、後七子為例，表面似乎有意藉由文學結社擴大文學影響力，唯東吟社自始至終只是出於對詩文的雅好，並未進一步提出其具體文學主張。而且，此推許前、後七子之話語與沈序倡言「各據性靈，不拘體格」帶有晚明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影子也不盡相同。

凡此，季敘全然無視之前明鄭及荷蘭人存在之事實，一再強調臺灣納入清帝國文明新秩序，明顯有首開風氣之意味，準此而言，《東吟詩》可謂標誌大清一統盛世下，流寓與宦遊文人異地結社並對臺灣風貌進行集體性創作，一方面具有採風問俗之意義，另一方也有開創此地文學與文化新局面的意涵。大抵而言，沈序重視中國

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漢·班固：《漢書·列傳第五十九》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循吏傳」·「文翁」條，頁1087下-1088上。

<sup>27</sup> 清·歐陽直公：《蜀警錄》（又名《蜀亂》），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編：《中國野史集成》第29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555。

<sup>28</sup> 清·季麒光：《〈東吟詩〉敘》，《蓉洲文稿》，卷1，頁37上-37下。

文學傳統脈絡與臺灣歷史的客觀發展——當然，完全不可忽視沈序明顯帶有其個人心路歷程之置入性話語，而季氏來臺因負有獎掖文教之責，故在沈氏的話語基礎上，更重視當下政治現實與整體時代風格。

## （二）求同：同構內容

### 1、命名緣由

關於「福臺閒詠」／「福臺新咏」／「東吟社」命名由來與成立經過，沈序有詳細的記載，其云：

金陵趙蒼直乃欲地以人傳，名之曰「福臺閒詠」，合省郡而為言也。初會，余以此間東山為首題。蓋臺灣之山在東，極高峻；不特人跡罕到，且從古至今絕無有題詠之者。今願與諸社翁，共創始之（中略）鴻溪季蓉洲任諸羅令，公餘亦取社題相率唱和，扶掖後進；乃更名曰「東吟社」。曩謝太傅以東重，茲社寧不以東著乎？<sup>29</sup>

可見福臺閒詠為東吟社之前身，乃趙蒼直（名龍旋）就當下行政區域劃分方式，以福建（省）臺灣（府）各取首字加以命名，俟諸福臺閒詠首次雅集，沈光文則以「東山」命題賦詩，其一方面具有長居斯土的過來人經驗及觀察，另一方面則具有「今願與諸社翁，共創始之」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開創性意義——「隔江薦紳先生，亦必羨此蠻方得此詩社，幾幾乎漸振風雅矣。」<sup>30</sup>而此「絕無（僅）有」——「獨一無二」及「前無古人」的話語，極可能給了後來季麒光重新命（更）名的靈感——當中可以看出季麒光對於沈光文命題的高度尊重與重視，及對詩社同仁首次雅集內容的順水推舟。

唯就沈序之敘述脈絡而言，從福臺閒詠而東吟社的更名時間點應該落在第二次雅集到第四次雅集之間，其中，又以第三次雅集最具可能性，當中，季麒光扮演了重要推手的角色，唯個人以為，「東山」之「東」（方向）不僅符合正月結社的五行

<sup>29</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 2576-2577。

<sup>30</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 2577。

方位，而且，暗含了季氏對個人宦情的自我期許與對眾詩社同仁的殷切期待——謝安東山之志／東山高臥／東山再起。尤其甚者，極可能也援用《詩經·豳風·東山》：「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sup>31</sup>之典故，而該「詩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中略）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sup>32</sup>——此指周公東征之役，弭平管叔、蔡叔、霍叔（三監）及武庚之亂，乃周初重要大事。無獨有偶，康熙 22 年（1683）清廷派遣施琅征討鄭氏平定臺灣同樣是清初一大盛事，揆諸施琅〈平臺紀畧碑記〉稱：

（前略）歲癸亥，余恭承天討，澎湖一戰，偽軍全沒，勢逼請降。余仰體皇上好生之仁，以八月望日直進鹿耳門，赤嵌泊艦、整旅，登岸受降。市不易肆，雞犬不驚。乃下令曰：「今者提師跨海，要在平定安集。納款而後，臺人即吾人；有犯民間一絲一粟者，法無赦！」士無亂行，民不知兵。乃禮遣降王入京，散其難民盡歸故里，各偽官兵載入內地安插。公事勾當，遂以子月（筆者按：農曆十一月）班師。奏請於朝，為置郡一、縣三；分水陸要地，設官兵以戍之，賦稅題減其半。夫災徼僻壤，職方不載；天威遐播，遂入版圖。推恩陶俗，銷兵氣以光文治，端有望於官斯土者。是不可以無記。<sup>33</sup>

又，康熙 22 年 11 月，康熙至孝陵祭祀，有〈台灣平告祀〉云：

孝陵（筆者按：清順治陵墓）有述：纘武平瀛海，諏辰謁寢陵。翠微千嶂拱，紫氣五雲凝。聖德光垂裕，神謨大顯承。乾坤資翕闢，日月象升恒。奕世謳歌集，多方歷數膺。遠猶思燕翼，盛業想龍興。卉服皆來享，鯨波自此澄。明禋稽舊典，萬禩肅嘗蒸。<sup>34</sup>

職是之故，倘就季麒光（官方）立場而言，東吟社的命名可謂完全扣合清帝國

<sup>31</sup>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295 上。

<sup>32</sup>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頁 294 下。

<sup>33</sup> 清·施琅：〈平臺紀畧碑記〉，見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 1103-1105。

<sup>34</sup> 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卷 38，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 1298-307。

征臺的時代語境，遑論季氏復有〈東山〉一詩（詳下），其拳拳服膺帝國意識型態，可謂昭然若揭。雖不應排除與忽略沈光文個人早年遇颶來臺及長期在臺生活、觀察之所得，然而，不免令人好奇的是：〈東山〉之題畢竟是沈光文（非官方）率先提出——「余以此間東山為首題」，而其竟然不知《詩經》〈東山〉之語境，則未免不可思議，唯沈氏的話語卻巧妙地（刻意？）避開了這樣的語境（偷天換日？顧左右而言他？），而（改）採「因地制宜」說：「臺灣之山在東」，或正暴露其難言之隱。

準此而言，沈光文「東山」詩題，具有一定程度的曖昧與尷尬，而此無形之中，無疑給了季麒光〈東山〉預留大時代嶄新語境的詮釋空間（詳下），並且，可以康熙海內一統、四海一家所展現之詩情，寬慰沈氏當下的歸鄉之思。季麒光離臺之前所作〈《沈斯菴詩》敘〉，其文末云：「今四明之山色依然，甬水之濤聲如故，斯菴攜其所著，嘯歌于金峨翠巖之間，故鄉之子弟必有聞音而嘆息稱道者，羣相告曰：『聖天子在上，東海之遺老，歸而就西伯之養矣。』斯菴其早計之。」<sup>35</sup>乃以「西伯（筆者按：周文王）善養老者」<sup>36</sup>，衷心期盼沈光文早日離臺歸浙（甬上寧波），可謂與〈東山〉首倡可謂相互呼應（巧合？）。二人相契，由此可見一斑。

唯東吟社的名稱一直延續到《東吟詩》誕生，季敘云：

《東吟》者何？就福臺新咏而名之也；福臺新咏何昉乎？始於斯菴老僧及渡海諸君子倡和之作也。福臺者何？在臺言臺，兼誌省會也。然則曷為以「東吟」名也？曰紀異也。異維何？曰方輿之廣也，會遇之奇也，風雅之所自作也。<sup>37</sup>

簡明扼要地重新勾勒了這段早前的歷史，並以連續設問方式對更名緣由加以清楚詳細的解釋——沈序作「福臺閒詠」與季敘作「福臺新咏」似乎只是一音之轉（一字

<sup>35</sup> 清·季麒光：〈《沈斯菴詩》敘〉（目次作〈《沈斯菴詩文集》序〉），《蓉洲文稿》，卷1，頁30下。

<sup>36</sup>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見戰國·孟軻著，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離婁上》（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133下。

<sup>37</sup> 清·季麒光：〈《東吟詩》敘〉，《蓉洲文稿》，卷1，頁36上。

之差?)——某種程度而言,東吟社後期成員中,以福建(來臺文人居各省之冠)新秀崛起最受矚目,故季敘稱「福臺新咏」,似乎更名正言順,唯從沈光文〈東吟社序〉、〈題梁溪季蓉洲先生海外詩文序〉(「名曰『東吟』」云云)與季麒光〈《東吟詩》敘〉俱稱「東吟」看來,可知「東吟社」已是當時普遍之通(定)稱,又,從福臺閒詠/福臺新咏到東吟社的命名過程,表明這並非僅止於帝國行政區域之加增(一般性),而且更蘊含地土風俗與因緣際會(特殊性)——此所謂「紀異」,正與沈序所稱「異境」與「異域」一脈相承,顯見二人同樣矚目於具有「獵奇」意義之「異國情調」(exoticism)。

## 2、詩社成員

沈、季二序本身有寫作時間上之落差,故合而觀之可見詩社成員之更迭變化及其政(治)教(化)之流行。茲觀沈序:

季蓉洲名麒光,無錫。華蒼崖名袞,無錫。韓震西名又琦,宛陵。陳易佩名元圖,會稽。趙蒼直名龍旋,金陵。林貞一名起元,金陵。陳克瑄名鴻猷,福州。屠仲美名士彥,上虞。鄭紫山名廷桂,無錫。何明卿名士鳳,福州。韋念南名渡,武林。陳雲卿名雄略,泉州。翁輔生名德昌,福州。沈斯菴名光文,寧波。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歲梅月,甬上流寓臺灣野老沈光文斯菴氏題,時年七十有四。<sup>38</sup>

再觀諸季敘:

今上康熙二十有四年乙丑嘉平,四明沈斯菴光文、宛陵韓震西又琦、關中趙素菴行可、會稽陳易佩元圖、山陰陶寄菴禎錫、錫山華蒼崖袞、鄭紫山廷桂、榕城林御輕奕、丹霞吳衣芙蕖、輪山楊載南宗城、莆陽王鴻致際慧,集「東吟社」而序之者,梁溪季蓉洲麒光也。<sup>39</sup>

兩序相互對照,同時參酌相關文獻,可見以下八點內容。一、從沈序康熙 24 年乙丑「梅月」(陰曆 4 月)到季序「嘉平」(陰曆 12 月)前後短短八個月的時間中(東吟

<sup>38</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 2578。

<sup>39</sup> 清·季麒光:〈《東吟詩》敘〉,《蓉洲文稿》,卷 1,頁 37 下。

社雅集開始至沈光文正式撰寫〈東吟社序〉相隔約 4 個月：「今已閱第四會矣，人俱如數，詩亦無缺」，總共有 20 位成員先後加入，但同時也有 8 個人次變動，其中包含減少兩名成員，已明顯可見詩社成員之流動性極高，季敘雖未直接言明其原因，然推測多因任官（調任）離去所致：早期東吟社成員，除了沈光文係明季流寓文人以外，其他「清一色」幾乎都是官方色彩極為濃厚的清初來臺宦遊文人，而宦遊文人的最大特色即是必須隨著派任及任期來來去去，故此幾乎可以預測及解釋東吟社後來轉趨式微的原因——最明顯莫過於季敘本身形式及其內容都明顯透露出「總結」的意味，加上此後季麒光卸職、詩社成員陸續去臺、殞逝及後來雅集多轉為詩社成員間的酬唱，故此後東吟社走入歷史的可能性極高。

二、除了人員變動及沈、季二人因謙讓而「敬陪末座」外，當中排序亦略有變化，此應是二序作者分別依各人頭銜及倫理輩份加以排定的結果。

三、東吟社成員屬性，有幾種不同的身份類型，諸如：前朝（明）遺民、清朝宦遊文武官員（包含幕賓）、季麒光家族成員及其受業門生（後期尤多）等，地域分布主要以具有地緣關係之中國東南沿海各省份為主。當中，就宦遊文武官員而言，昭然可見「然欲安遠民，先擇守官，而撫新疆，必用舊人。」<sup>40</sup>揆諸清初來臺之道、府、縣各級官員莫不如此。唯再細究之，沈序載錄早期成員，主要以宦遊文人為大宗，省籍上則以江蘇為主（五席）、浙江（四席）與福建次之（四席），安徽（內陸省份）殿後（一席）。季敘載錄之後期成員，除了宦遊文人之外，也多了不少季氏門生，省籍上福建則躍居首位（四席），江蘇與浙江平分秋色（三席），安徽與陝西（內陸省份）殿後（各佔一席）。附帶一提：江、浙為廣義上之江南，故可由此窺見其文風之鼎盛。而東吟社成員之號，如：季麒光號蓉「洲」、華袞號蒼「崖」、鄭廷桂號紫「山」……，也明顯帶有江南山水的隱喻，猶如一幅風景絕佳的江南山水園林。

四、東吟社舊雨新知：沈光文、季麒光、韓右琦、華袞、陳元圖、鄭廷桂六人為東吟社主力，故可謂「舊雨」（「老幹」），當中，韓右琦任左營遊擊，華袞為季氏幕僚，陳元圖或為蔣毓英幕僚，鄭廷桂乃季氏受業內侄，而雖因宦遊（任期）關係

<sup>40</sup> 清·季麒光：〈臺灣郡守蔣公壽文（代）〉，《蓉洲文稿》，卷 4，頁 20 上。

造成東吟社成員的去留，但後來新加入者，除了趙行可擔任首任臺灣縣縣丞外，其他也多為季氏所提拔之後生（門生）晚輩，如〈寄懷東寧門人楊載南用來韻〉（筆者按：楊宗城）、〈贈王鴻致〉（下註：「東寧新進諸生，余及門士也」）……，故可謂「新知」（「新枝」），且其日後在文教科場上迭有佳績<sup>41</sup>，顯見東吟社推動漢文化已有顯著成效，也確實引領時代風潮，帶起一波文風。又，季麒光曾分別為此晚生之詩文撰寫序文，如：〈《桴園詩》敘〉（吳子衣芙）<sup>42</sup>、〈《碧浪園詩》序〉（楊子載南）<sup>43</sup>、〈《紀夢述異編》序〉（王生際慧）<sup>44</sup>等；推測此個人別集或同時收錄當時東吟社雅集之作，唯今俱不見，極可能已亡佚失傳。此外，〈書齋八景〉之〈月竹〉，詩題下註云：「為東寧門人翁鮒生賦〈書齋八景〉，有序」<sup>45</sup>、〈送陶寄菴歸浙〉……，也一定程度說明季氏與東吟社成員間深刻的情誼。凡此正歸功於季麒光「主壇坫而扶掖之」的結果。

五、極有意思的是，上述三段序文中，不約而同都提到了季氏本人初來此絕域異方，無人相與倡酬的困窘，而此正是東吟社結社的重要緣由。〈《桴園詩》敘〉云：「（前略）余自師傅友授以來，與二三同志研音協韻，即挾此意，故不敢輕自為詩，亦不敢輕論人詩。及奉調東寧，蠻海荒天，蕭涼萬狀，因斯菴、鹿池諸君子托志歌詩，以寫其憂愁、去國之思」<sup>46</sup>；〈《碧浪園詩》序〉云：「及調赴東寧，則瘴雨蠻烟，海潮山霧，駭魂驚魄，夜不成寐，感慨所至，偶托於詩，方謂地無聞士、里鮮名人，不足以資倡酬而同嘯咏」<sup>47</sup>；〈《紀夢述異編》序〉云：「余調補東寧，知音寥寂，每恨人以地限」<sup>48</sup>，其中，〈《桴園詩》敘〉所稱，又幾與〈華蒼崖傳〉云：「蒼崖詩古

<sup>41</sup> 東吟社後生晚輩，後來也都有一定的表現，如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人物》，卷12，載云：「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余正健榜）王際慧鳳山附生龍溪教諭」，「康熙二十九年吳渠府學」，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中冊，頁2015、2018。

<sup>42</sup> 清·季麒光：〈《桴園詩》敘〉，《蓉洲文稿》，卷1，頁43上-44下。

<sup>43</sup> 清·季麒光：〈《碧浪園詩》序〉，《蓉洲文稿》，卷1，頁45上-46上。

<sup>44</sup> 清·季麒光：〈《紀夢述異編》序〉，《蓉洲文稿》，卷1，頁47上-49上。

<sup>45</sup> 清·季麒光：〈書齋八景·月竹〉，《蓉洲詩稿》，卷4，頁38下。翁鮒生與沈序翁輔生可能是同一人，詳見拙文：〈從康熙南巡到季麒光宦遊——論清初臺灣園林／寓望園〈書齋八景〉之書寫語境〉，《文與哲》36（2020.6），頁236-237。

<sup>46</sup> 清·季麒光：〈《桴園詩》敘〉，《蓉洲文稿》，卷1，頁43下。

<sup>47</sup> 清·季麒光：〈《碧浪園詩》序〉，《蓉洲文稿》，卷1，頁45上-45下。

<sup>48</sup> 清·季麒光：〈《紀夢述異編》序〉，《蓉洲文稿》，卷1，頁47上。

文詞，驅馳唐宋，海天寥寂，與沈斯菴、陳易佩諸君互相倡酬，余亦以公餘染翰，從事其後。」<sup>49</sup>及〈別李逸仙詩序〉云：「余本恨人，耻為俗吏。一帆渡海，地鮮知音。隻影投荒，時無故友。江東夜雨，增惆悵於落英；渭北秋雲，寄悲涼於啼鳥。奈塵封范甌，復淚洒潘花。想君子於雲中，淒其燭灺；思美人於天末，寂寞苔痕。淒雨初微艸，憐人碧慘雲，猶漬木為愁黃，嘆知己之無儔，恨同聲之寡和。時則休文未老，標箕穎之孤芳（下註：謂斯菴也），亦有仲舉多才，據郗王之偉畧（下註：謂易佩也），燈前叶韻，意藻為飛，酒後拈題，情芽復茁。竊幸斯文尚在，庶幾古道猶新。」<sup>50</sup>幾無二致（一再提及斯菴與易佩）。

揆諸以上傳、序所述，明顯以斯菴最受季氏關切與矚目，而此不僅與〈余至東寧，方謂知音和寡，結契無人。斯菴先生以慙遺一老，傾蓋投合。兩年以來，倡酬講論，教益良多。至於天水閒話、花月新聞，時出其緒餘，破我岑寂，殆如周黨歸來，重說漢朝者乎。及余謝事索居，先生殷勤注念，風雨之中以詩寄慰，始知道義心期，非同流俗，可無煩翟門之題矣。敬和來韻，以誌不忘〉<sup>51</sup>所稱同條共貫：該詩題一方面深切道出季氏個人初來臺灣之心境——季氏尚且如此，遑論更早來臺之沈光文；準此而言，沈氏可謂惘惘過來人——另一方面也透露二人情深義重、義結金蘭的海外情誼，而且也完全呼應沈序所謂：「雖流覽怡情、詠歌寄意，而同志乏儔、才人罕遇，徒寂處於荒陬窮鄉之中，混跡於雕題黑齒之社」——二人來臺的相同境遇（同病相憐），無疑更加深其惺惺相惜之情，而這未嘗不也是二人共同攜手成立東吟社的重要緣由。

六、值得一提的是，季麒光〈《紀夢述異編》序〉有一段發掘伏龍鳳雛的珍貴紀錄，茲錄如下：

<sup>49</sup> 清·季麒光：〈華蒼崖傳〉，《蓉洲文稿》，卷3，頁40下。

<sup>50</sup> 清·季麒光：〈別李逸仙詩序〉，《蓉洲文稿》，卷2，頁32下-33上。

<sup>51</sup> 清·季麒光：〈余至東寧，方謂知音和寡，結契無人。斯菴先生以慙遺一老，傾蓋投合。兩年以來，倡酬講論，教益良多。至於天水閒話、花月新聞，時出其緒餘，破我岑寂，殆如周黨歸來，重說漢朝者乎。及余謝事索居，先生殷勤注念，風雨之中以詩寄慰，始知道義心期，非同流俗，可無煩翟門之題矣。敬和來韻，以誌不忘〉（兩首），《蓉洲詩稿》，卷3，頁16下-17上。

太守蔣公（筆者按：臺灣知府蔣毓英）月試多士，所得首卷，一日四義，因謂余曰：「子眼高手生，輒嘆才難，不知何地無人，豈可輕量天下士耶」因出其卷示余，讀竟則斐斐壘壘，歷落自喜，知為少年卓犖之才，閱其名則王生際慧也。居無何，王生持刺而前就余論文，果年甫弱冠英華發露，如班玉筍。問其籍則莆陽，叩其世系則孝廉西秦令尹之子，以詩書世其家者也。余故樂與之交，且以知太守之能得士焉。<sup>52</sup>

這段文字內容完全呼應福建分巡臺灣廈門道周昌（?-?）〈請詳開科考試〉所載：

迨自二十三年部選官員到任以來，蒙憲臺倡先樂育，月課生童，卑府（筆者按：臺灣知府蔣毓英）按季考試，各縣亦董率課業。現在之生童知所砥礪，所著文藝斐然成章，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頃聞建庠考試之行，多士洋洋動心，摩礪以須，庶幾彬彬乎成文物之邦矣。蓋在臺灣戶口盡屬南閩之人，天姿多有聰慧，機智多有明敏，一經學問，化同時雨。惟廣其功名之路，鼓舞作興英才，不難乎濟濟也。<sup>53</sup>

另，周昌本人亦有如此之觀察：「本道自履任後，竊見偽進生員，猶勤藜火，俊秀子弟，亦樂絃誦。」<sup>54</sup>可見當時臺灣文教正逐漸興起，其中，又以南閩之人的表現最為突出，無怪乎，康熙 25 年，周昌欲奏請開科考試。唯周昌之說似乎一定程度說明鄭家在臺推行儒學教化的成功，但也不能因此忽略蔣氏當下的前行工作，尤其，應留意上述〈請詳開科考試〉兩段文字之比例原則及內容彼此並不相妨礙，甚至，即便周昌倡議開科考試只是官方教化流行（儒教）之遲早及必然性結果，但倘若從本文主要討論東吟社的活動時間——康熙 24 年（尚未實行開科考試）——這個角度來理解及思考，當可更加證明東吟社在提振文風上之貢獻。凡此，大致可見季麒光及其東吟社確曾對當時臺灣文風造成一定影響——〈東吟社序〉云：「幾幾乎漸振風雅矣」與〈請詳開科考試文〉稱：「庶幾彬彬乎成文物之邦矣」，可謂幾無二致。

<sup>52</sup> 清·季麒光：〈《紀夢述異編》序〉，《蓉洲文稿》，卷 1，頁 47 上-47 下。

<sup>53</sup> 清·周昌：〈請詳開科考試〉，見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藝文志》，卷 10，「公移」，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 1012-1013。

<sup>54</sup> 清·周昌：〈請詳開科考試〉，見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藝文志》，卷 10，「公移」，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 1002。

唯此須再澄清的是：本文稱沈、季二氏倡設東吟社，對臺灣文風（文化、教化）之裨益多採取廣義上之解釋，科舉功名只是其中一環而已。季麒光來臺三年，扣除後來因賠累事件而謝事，實際主政的時間極為有限，尤其，本文以為東吟社前後真正存在時間僅有一年，而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再加上當時孔廟（明倫堂）尚未設立，儒學學官成效有限的情況下（唯不宜援以為文風有無之唯一判準），要求其在文教上具有一定建樹及實績（東吟社已具有一定代表性），甚或進一步希望本地士子取得功名，則毋寧過於苛求，而且，實際上也根本不可能——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般正常情況下，十年寒窗苦讀，乃屬稀鬆平常之事——更何況臺灣當時甫歷兵燹，百廢待舉、治具未張。事實上，直到乾隆嘉慶時期（1736-1820），臺灣才有本土文人崛起。<sup>55</sup>故若從這個角度出發，更加可以凸顯東吟社所具有的重要性及其深刻的時代意義。

七、季麒光與東吟社詩友唱和及為其詩文撰寫序跋之比例，明顯皆以沈光文為最高，茲以撰寫序跋為例，計有：〈沈斯菴詩敘〉<sup>56</sup>、〈跋《沈斯菴禱紀詩》〉<sup>57</sup>、〈沈斯菴雙壽序〉<sup>58</sup>等三文，且又有〈沈光文傳〉，為其生前立傳，並且載入史冊<sup>59</sup>，可見二人交情之深厚。

八、康熙 60 年，爆發朱一貴事件，翌年，黃叔璥（1682-1758）來臺擔任首任巡臺（漢）御史，《臺海使槎錄》記錄其在臺之見聞，其中，〈赤嵌筆談〉稱云：

《東吟詩》，一名《福臺新咏》，四明沈光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會稽陳元圖、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藻、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前後倡酬之作；吳有《杼園詩集》、楊有《碧浪園詩》，又，《東吟倡和詩》、季麒光與臺令沈省軒所作，省軒《郊行》一集，多寫民間疾苦。麒光著有《山

<sup>55</sup> 黃得時著，葉石濤譯，涂翠花校譯：〈臺灣文學史序說〉，頁 235-236。唯更確切而言，臺灣縣人陳輝（?-?）於乾隆 3 年（1738）中舉。

<sup>56</sup> 清·季麒光：〈《沈斯菴詩》敘〉（目次作〈《沈斯菴詩文集》序〉），《蓉洲文稿》，卷 1，頁 29 上-30 下。

<sup>57</sup> 清·季麒光：〈跋《沈斯菴禱紀詩》〉（目次作〈跋《沈斯菴雜紀詩》〉），《蓉洲文稿》，卷 2，頁 45 上-45 下。

<sup>58</sup> 清·季麒光：〈沈斯菴雙壽序〉（目次作〈沈斯菴雙壽文〉），《蓉洲文稿》，卷 4，頁 26 上-27 下。

<sup>59</sup> 清·季麒光：〈沈光文傳〉，《蓉洲文稿》，卷 3，頁 36 上-37 上。

川考略》、《海外集》，惜俱未見。今則兵燹之後，官僚救過不暇，無復寄情翰墨矣。<sup>60</sup>

這段文字前半段大抵如實地反映了季敘的記載，唯成員獨缺山陰陶寄菴，或因其後來歸浙之緣故，而後半段提及《東吟倡和詩》——似乎有意賡續《東吟詩》之遺響，則又一定程度說明了季氏棹返福州守制期間，仍與臺灣有密切往來。

### 三、東吟雅集始末——以「北園」與「夢蝶園」為例 / 曲終奏雅：結集

雖然沈、季二序皆積極肯定作為文學傳統延續之雅集，但相對而言，沈序透露較多第四次雅集以前之活動情形，而季敘則重視東吟社成員作品最後之結集。以下先針對一般雅集時的狀況加以描述，再舉季、沈二人相關個別詩作加以說明，希冀以其普遍性與特殊性相互印證與發明，呈現東吟雅集之全貌。

沈序對當時雅集的情況有如此敘述：

人喜多而不嫌少長，月有會而不辭風雨；分題拈韻，擇勝尋幽（中略）會中並無絲竹，亦省儀文，飲不卜夜，詩成次晨，各攄性靈，不拘體格（中略）爰列社中諸公姓名、籍貫而不紀其官號、庚甲云。<sup>61</sup>

這段文字對於詩社得以順利組成及持續運作，有極簡明扼要的說明。當中，有四點值得留意：一、該文主要奠定在「四不」（「一沒有」：「絕無有」，詳前）的基調：「人喜多而不嫌少長」、「月有會而不辭風雨」、「飲不卜夜，詩成次晨」及「各攄性靈，不拘體格」；前二者提供雅集外在的有利條件：廣納成員、定期聚會，後二者則著重

<sup>60</sup> 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赤嵌筆談》，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2輯（臺北：大通書局，1984），頁74。以上引文，筆者重新標示新式標點。唯臺令沈省軒或當作王省軒，即王兆陞，康熙27年（1688）來臺擔任臺灣縣知縣，見季麒光：〈《東寧倡和集》序〉（目次作〈《東吟唱和詩》序〉），《蓉洲文稿》，卷1，頁38上-39上，又，〈寄和東寧令王省軒同年郊行即事原韻〉（八首），《蓉洲詩稿》，卷3，頁27下-29上。

<sup>61</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2576-2578。

雅集的實際內在，對於聚會時間及寫作形式，可謂皆有相當的彈性及自由度。

二、關於詩社人員組成：乍看之下，東吟社「不嫌少長」、「不紀其官號、庚甲」，似乎有意打破年齡上的限制及泯除身份上的差別，而完全以文學或文化交流為主，然詳察沈氏整篇序文，可以發現這畢竟只是沈氏一貫謙抑客套的說法，不唯如此，季敘云：「賓主無苛儀，少長有定序」，顯見其雖省去形式上的繁文禮儀，但仍具有一定長幼有序的倫理規範，尤其，藉由二序社員前後排列方式明顯可知少長尊卑。

三、有關雅集時間與地點：透過每月（頻率）風雨無阻定期聚會（月課）：從康熙 24 年元月以降至 4 月，至少每月雅集乙次，共同凝聚詩友情誼及對詩社的向心力，其中，「擇勝尋幽」指的是當時以臺灣府／臺灣縣（2010 年縣市改制直轄市前之臺南市中西區及北區）為主的重要的名勝園林——以夢蝶園與北園等前朝舊園為主（詳下）。

四、至於「飲不卜夜，詩成次晨」的雅集情形，與季敘「或載酒而來」、「酒行以節」<sup>62</sup>不謀而合，加上季氏詩文中也多有相關醉態的描寫，可見日夜宴飲及以酒助興、催詩之風雅。又，「會中並無絲竹」表示第四次聚會前的普遍情況，但不排除後來有加入琴聲樂音以增添熱鬧與營造氣氛的可能性，如季敘即云「或援琴而往」，尤其，季麒光園林詩文也描寫到園林活動熱鬧異常，極視聽耳目之娛的面貌<sup>63</sup>，凡此，表示後來雅集更加成熟完備。

季麒光《蓉洲詩稿》中有諸多雅集之作，個人以為當是康熙 24 年東吟社成立初期的唱和之作，茲先依其各卷編排順序，臚列如下。〈東山〉（卷之二：七言古詩）；〈擬春夜宴桃李園〉（分九青）、〈其二〉（和斯菴支字）、〈觀海〉（分二蕭）、〈其二〉（和韋念南前字）、〈新燕〉（分十灰）、〈其二〉（和蒼崖陽字）（卷之四：七言律詩）；〈蝶夢園即事〉（分東字）、〈蝶夢園即事〉（分文字）、〈新綠〉（限微字）、〈殘紅〉（限香字）（卷之六：七言絕句）。唯就實際寫作順序而言，〈蝶夢園即事〉（分東字）、〈蝶

<sup>62</sup> 清·季麒光：《〈東吟詩〉敘》，《蓉洲文稿》，卷 1，頁 36 下、37 下。

<sup>63</sup> 清·季麒光：〈北園記〉（代周又文憲副）、〈秋夜遊北園記〉，《蓉洲文稿》，卷 3，頁 17 上-18 下、19 上-21 下；〈五月望日，憲副周公招同文武諸君集于北園，余將行，得與其勝，賦此誌謝，并呈令弟郁文〉，《蓉洲詩稿》，卷 7，頁 2 下-4 上。

夢園即事〉(分文字)、〈新綠〉(限微字)、〈殘紅〉(限香字)諸作應列在〈新燕〉(分十灰)、〈其二〉(和蒼崖陽字)之前(詳下)。準此而言，個人以為〈東山〉以降諸詩作於「北園」之可能性極大(詳下)，而〈蝶夢園即事〉以降諸作則明顯作於「夢蝶園」。職是之故，北園與夢蝶園幾乎是東吟社雅集最重要的場所。

季麒光對北園與夢蝶園二園命名由來及其地理形勢皆有一定著墨，以下分別加以說明，復依雅集(詩作)先後順序進行稱述。歷來「北園」有不同名稱：明季稱「洲仔尾園亭」或「承天府行臺」，清初則謂「鄭氏別館」、「鄭氏舊宅」或「北園」，季麒光〈北園記〉(代周又文憲副)對於該園命名、沿革、形勢與景致皆有一定的描述：「北園者何？鄭氏舊業也。去郡治五六里，而遙從海而視之，則直北矣，故稱之曰『北園』。園在平壤，無丘壑亭樹曲折凌峻之致，然因其地仍其茂林深竹，俾得全其夙昔之經營，則蠻煙瘴雨中居然一勝境，而園于是名焉。」<sup>64</sup>可知北園因地勢高，故當船舶進入臺江航道時，從海上遙望正好位於北方，即所謂「直北矣」。

如前所述，福臺閒詠／福臺新咏首度雅集，沈光文以東山為首題，而季麒光〈東山〉竟成為現今呼應東吟社名碩果僅存的作品，詩云：

濛荒百尺憑天半，鯨濤蜃浪湧屏翰。層峯插地鞏於城，連江障海屹如岸。長白丹梯已銘秦，點蒼綠字重鏤漢。茲山鼎立控東南，旭日扶桑雲始旦。<sup>65</sup>

前兩聯寫東山巍峨高聳的地理形勢，後兩聯則寫三山「鼎足而立」：分別以中土東北長白山(愛新覺羅氏龍興鳳舉發祥之地)及西南點蒼山(十九座山峯由北而南連綿迤邐猶如一道綠色屏障。時間意義：康熙20年(1681)，清軍破昆明，三藩之亂平)烘托東山(時間意義：康熙22年，施琅攻臺，翌年春臺灣納入清版圖)——正是季氏所謂「余因思古九州之域，東盡于海，西至華洋、黑水，南不過江漢，北不逾漁陽督亢之間，所為下視齊州九點烟者，正此謂也。秦皇漢武，拓地萬里，可謂大矣。然夜郎自王，尉陀未臣，從未有北憑長白，南極點蒼，跨重洋之險，臣其人，賦其

<sup>64</sup> 清·季麒光：〈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7上。

<sup>65</sup> 清·季麒光：〈東山〉，《蓉洲詩稿》，卷2，頁20下。

地，使雕題文項之族，咸奉冠帶而會車書，如今日之盛者也。」<sup>66</sup>又，「我國家方輿之廣，北連長白，南盡點蒼，東西所暨，盡海踰河，承流受號者以億萬計。」<sup>67</sup>東山儼然成為衛戍清帝國東南半壁的新地標，進而也凸顯大清帝國海外新疆域。又，俟諸臺灣知府蔣毓英安拙堂落成，季麒光〈太守蔣公安拙堂成，疊石作山，斯菴以詩紀勝，依韻賦呈〉，開頭復以東山帶出斯土新氣象及太守新作為：「臺灣東山插頑石，臺灣花鳥仍荒僻。五龍陰壑翳黑雲，水底驕鯨白晝息。兩儀既合天險平，從此洪荒皆衽席。山川千里旋星辰，梯航百道通朝夕。忽移蠻海作皇圖，蠶叢鳩舌新開闢。欣逢太守慈且廉，曾在行間樹嘉績。單車露冕天上來，一時艸竊心俱革。桑麻綠遍繼絃歌，能使萑蒲消鼠隙。」<sup>68</sup>凡此可見東山深具大時代之意義。

東吟社第二次雅集則以〈春夜宴桃李園〉為題，沈序云：「次，陳雲卿即以〈賦得春夜宴桃李園〉命題」<sup>69</sup>，而揆諸季麒光〈擬春夜宴桃李園〉（分九青）云：

詩成滾滾共登亭，桃李園開樹樹青。春入清樽明月贈，風來薄褐暮雲停。漫言劉應今詞客，誰識封湖舊酒星。醉裏相看還倚笑，碧烟紅燭暗花鈴。<sup>70</sup>

又，〈其二〉（和斯菴支字）云：

名園勝友問花枝，倚坐東風興不支。詩老晴雲來遠樹，酒深涼月在空池。紅蓮（連）燭影棲鶯寂，碧漫歌聲落葉遲。此夜登樓人共醉，高情肯負好春時。<sup>71</sup>

相較於第一次靜態詠物的雅集內容，此明顯因詩題形式而呈現動態雅集的情況，復且，第一首詩係就當下雅集普遍性而發，第二首詩題形式：「和斯菴支字」與詩作內容具有特殊性。唯整體上多就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之「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等內容加以敷衍、發揮——二詩明顯緊扣「明月」與「涼月」，但又同時具有當下之現實性，而由「共登亭」與「人共醉」，

<sup>66</sup> 清·季麒光：〈臺灣誌書前序〉，《蓉洲文稿》，卷1，頁2下。

<sup>67</sup> 清·季麒光：〈臺灣誌序〉，《蓉洲文稿》，卷1，頁5下。

<sup>68</sup> 清·季麒光：〈太守蔣公安拙堂成，疊石作山，斯菴以詩紀勝，依韻賦呈〉，《蓉洲詩稿》，卷2，頁7上。

<sup>69</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2577。

<sup>70</sup> 清·季麒光：〈擬春夜宴桃李園〉（分九青），《蓉洲詩稿》，卷4，頁35下。

<sup>71</sup> 清·季麒光：〈擬春夜宴桃李園〉〈其二〉（和斯菴支字），《蓉洲詩稿》，卷4，頁35下-36上。

可知其有一定的人數——沈序稱：「人俱如數」，故應是 14 人，且完全符合沈序「飲不卜夜」與「詩成次晨」云云，儼然一幅「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佳構。又，該首組詩就編排而言，列在〈穀日次韻〉（筆者按：穀日為正月初七）、〈元宵限韻〉（分水字）之後，故應是（康熙 24 年春）元月 15 日或其後所作（〈元宵限韻〉（分水字）云：「不堪今夕試紅燈，閒殺凌人問斬冰。明月千峯啣樹靜，寒雲萬縷帶潮凝。樽前形影愁偏劇，夢裏懷思路幾層。花落春風無限意，憑誰驛寄舊親朋。」<sup>72</sup>極寫元宵佳節對於故鄉親人的懷念，與〈擬春夜宴桃李園〉情境相承，但情韻上則形成反差），而其雅集地點極可能是在「北園」，理由如下。

〈擬春夜宴桃李園〉（二首）提及：「亭」、「名園」、「樓」及「池」等，明顯是園林建築規模，唯康熙 24 年初，不僅知府蔣毓英「安拙堂」尚未動工興建，而且臺灣道周昌「寓望園」也尚未闢建——季麒光〈寓望園記〉載云：「公治臺一載，政治之暇，就署後築小室」<sup>73</sup>，可知其應築於康熙 24 年之後（當年中秋在寓望園有雅集），故衡量當時臺灣園林能同時滿足上述條件者，只有「北園」與「夢蝶園」兩處，其中，因當時夢蝶園未具任何「池塘」之設，而北園則具有此鮮明特色，故其可能性最大，揆諸〈北園記〉云：「入竹扉，有方塘，可數畝，即寒沍，水亦不涸。岸西小室，前後各三楹，臨塘者則中敞，而小臺銳出水上（中略）覺清風習習，艸色依依，應作五陵桃源想。（中略）塘之東向為棄地，命圃人芟其蕪，遍植桃花，春風積豔，依稀紫陌紅塵，元都千樹（中略）花明月麗，懸燈兩簷，命童子蕩清橈，鼓槳擊楫，唱採蓮諸曲。此時身在舟中，則如饗鈞天，泛瀟湘紅雨。」<sup>74</sup>又，〈秋夜遊北園記〉云：「中有小池，一亭突倚其上，斗室三楹，與亭相接，週遭插竹作圍（中略）雖方塘數畝，而往來旋折，如泛錦帆之棹，不啻身在桃源渡口。」<sup>75</sup>當中，「池」、「塘」不二，可見其頗符合該詩所描述者。

尤其甚者，〈擬春夜宴桃李園〉之「花鈴」（其一）、「紅蓮」（其二）與季氏其他

<sup>72</sup> 清·季麒光：〈元宵限韻〉（分水字），《蓉洲詩稿》，卷 4，頁 35 上-35 下。

<sup>73</sup> 清·季麒光：〈寓望園記〉，《蓉洲文稿》，卷 3，頁 14 下。

<sup>74</sup> 清·季麒光：〈北園記〉，《蓉洲文稿》，卷 3，頁 17 下-18 上。

<sup>75</sup> 清·季麒光：〈秋夜遊北園記〉，《蓉洲文稿》，卷 3，頁 19 下-20 下。

北園之作描述相合。首先，「花鈴」之設（用以驚嚇鳥雀之護花鈴）與〈北園記〉：「諤諤之聲，與啼鳥相賡續，何嘗減江南韻語耶？」<sup>76</sup>暗合。其次，關於「紅蓮」，季麒光〈北園記〉揭櫫周敦頤（愛蓮）之語境：「蓉洲季子顏以『致徹』，蓋取吾家濂溪先生學士麟之以相況也。」<sup>77</sup>又稱：「花明月麗，懸燈兩簷，命童子蕩輕橈，鼓槳擊楫，唱採蓮諸曲。」<sup>78</sup>復且，〈秋夜遊北園記〉云：「命諸子弟衣宮衣，唱採蓮競渡之曲。」<sup>79</sup>再者，〈五月望日，憲副周公招同文武諸君集于北園，余將行，得與其勝，賦此誌謝，并呈令弟郁文〉稱：「選舞徵前部，尋聲出左宮。低徊蓮葉上，宛轉柘枝中。」<sup>80</sup>凡此，可見〈擬春夜宴桃李園〉（二首）作於北園的可能性極高。

不唯如此，〈擬春夜宴桃李園〉（二首）之後，乃緊接〈觀海〉（分二蕭）與〈其二〉（和韋念南前字），可以進一步佐證其所在位置當為北園。茲錄其詩云：

翠色連天漲紫潮，白雲層疊望蕭蕭。蜃樓萬仞晴飛出，鮫市千重晝忽驕。帆影帶烟山雨亂，風聲吹水寺鐘遙。須知跨海情無限，極目蒼茫興未消。<sup>81</sup>

望望蒼茫暗野烟，遙空殘照斷帆前。東來水色雲千疊，南去潮聲月一懸。山接蓬瀛新地軸，天開牛斗舊星纏。何當駕海尋徐市，為問神仙已幾年。<sup>82</sup>

由白日（二首之一）而黃昏（二首之二），推測這可能又是東吟社的一次雅集，但也不排除與〈擬春夜宴桃李園〉是同一次，而其內容完全符合北園面西可遠眺（安平）海上景致，如季麒光〈北園記〉云：「而大海烟雲，近在眉睫，可掬而取。」<sup>83</sup>又，季麒光〈秋夜遊北園記〉云：「在深篁叢綠之中，傍有高臺，方十笏許，登之，可以望海（中略）登臺高望，見大海蒼茫，連天雲影，萬里杳冥。」<sup>84</sup>不唯如此，〈北園

<sup>76</sup> 清·季麒光：〈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8上。

<sup>77</sup> 清·季麒光：〈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7下。

<sup>78</sup> 清·季麒光：〈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8上。

<sup>79</sup> 清·季麒光：〈秋夜遊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20下。

<sup>80</sup> 清·季麒光：〈五月望日，憲副周公招同文武諸君集于北園，余將行，得與其勝，賦此誌謝，并呈令弟郁文〉，《蓉洲詩稿》，卷7，頁3下。

<sup>81</sup> 清·季麒光：〈觀海〉（分二蕭），《蓉洲詩稿》，卷4，頁36上。

<sup>82</sup> 清·季麒光：〈觀海〉（和韋念南前字），《蓉洲詩稿》，卷4，頁36上。

<sup>83</sup> 清·季麒光：〈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7下。

<sup>84</sup> 清·季麒光：〈秋夜遊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9下-21上。

記〉云：「從樹杪見東山牙列，若拱柱笏。」<sup>85</sup>〈秋夜遊北園記〉稱：「重山東峙，皆環烟繞霧，獻狀露態，與月色相映。」<sup>86</sup>也完全符合沈序對東山高峻之稱說，職是之故，北園「背山面海」的格局，除了可以遠眺安平海景之外，同時也是東吟社初次雅集最佳觀賞東山之地點。復且，〈秋夜遊北園記〉云：「從來蘭亭金谷，皆由高賢逸士興會所寄，其地遂而千古。」<sup>87</sup>更是呼應與重申沈序所稱：「若夫金谷一序，人亦惜其不傳；至明時，楊升菴云得宋人舊石刻，有〈金谷序〉在焉，實為〈蘭亭〉之所祖，錄以示人，刊於集內，雖莫辨真贗，而文亦典雅古茂。乃知古人當勝會雅集，必著之詞章，以垂不朽；誌其地、記其人、錄其詩文、載其年月，不使埋沒當時、失傳後世。王右軍之茂林修竹、石季倫之流水長堤，良有以也；而〈春夜宴桃李園序〉，尤盛稱於千古。」<sup>88</sup>及「地以人傳」<sup>89</sup>之意。沈序與季說相契，又由此可見一斑。附帶一提，無論就篇幅體製——由小（簡）而大（繁），抑或就書寫內容而言——「從樹杪見東山牙列，若拱柱笏。而大海烟雲，近在眉睫，可掬而取。」〈東山〉與〈擬春夜宴桃李園〉（二首）寫作時間應該在前，而〈北園記〉及〈秋夜遊北園記〉二文在後。

由〈觀海〉（其一）頷聯「蜃樓」、「鮫市」（筆者按：或應作「鮫室」）及（其二）頸聯「蓬瀛」、末聯「徐市」，完全將臺灣擬作古代神話傳說之海上三仙山：蓬萊、方丈、瀛洲，可謂充滿想像。當中，〈觀海〉（其二）之所以和韋念南係因當初二人一同渡海來臺<sup>90</sup>，而且，早在該年之元旦，季麒光〈元旦再和蒼崖有感之韻〉云：「不堪舊話樽前淚（下註：燈下與韋念南話述生平），自愧浮雲紙後題（下註：縣令申請皆書名于年月下）。」<sup>91</sup>顯見二人之情誼，而今登高回望來時路明顯帶有追憶性質，也定當心有戚戚焉，其頸聯則揭櫫當下開國新氣象，並援用曩昔傳說以為張本：關

<sup>85</sup> 清·季麒光：〈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7下。

<sup>86</sup> 清·季麒光：〈秋夜遊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21上。

<sup>87</sup> 清·季麒光：〈秋夜遊北園記〉，《蓉洲文稿》，卷3，頁19下。

<sup>88</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2575。

<sup>89</sup> 清·沈光文：〈東吟社序〉，頁2576。

<sup>90</sup> 清·季麒光：〈夜泊澎湖〉（和韋念南韻），《蓉洲詩稿》，卷4，頁32下。

<sup>91</sup> 清·季麒光：〈元旦再和蒼崖有感之韻〉，《蓉洲詩稿》，卷4，頁34下。

於「新地軸」，蔣毓英《臺灣府志》載云：「臺灣地勢極于南而迤于東，計其道里，當在女虛之交，為南紀之極，亦當附于揚州之境，以彰一統之盛焉。」<sup>92</sup>季麒光〈客問〉亦云：「(臺灣)北憑甌閩，西距交廣；屬揚州之分，歷女虛之躔。」<sup>93</sup>至於「舊星纏」，乃指晉興吳亡之際，牛宿斗宿間常有紫氣之傳說。尤其，二詩末聯「跨海」與「駕海」云云，正凸顯臺灣的地理形勢及呼應其詩題。凡此，由山(〈東山〉)而海(〈觀海〉)——憑山俯海，可謂一再形塑臺灣具有新地理空間上之意義。

明鄭時期李茂春(?-1675)築有「夢蝶處(園)」，永曆29年(1675)，李氏亡故後，多不見其相關題詠，直到季麒光才有〈蝶夢園即事〉(筆者按：季氏詩文皆作「蝶夢(園)」，當正為「夢蝶(園)」)〈新綠〉、〈殘紅〉諸詩及〈募修準提菴小引〉一文，而依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之九外志·寺觀》記載：「在府治社稷壇南數百步，先是漳人李茂春寓此，築茅齋以寄浪之情，扁曰『夢蝶』。後易以陶瓦，清流脩築，日增勝槩，改為準提庵。」<sup>94</sup>推測李氏物故後，夢蝶園曾荒廢相當時日，而且，因季麒光來臺時間遠早於高拱乾，故當可由其相關書寫內容，窺得清代初期夢蝶園發展之梗概。

季麒光〈募修準提菴小引〉曾梗概敘述「夢蝶園」之沿革，其云：

郊之南有一小園，名曰：「蝶夢」，原故孝廉李正青先生棲隱處。周遮竹樹，環繞溪沙，行僧宗演，就其地結準提菴。剪艸為甃，誅茅為椽，孤蹲寂峙于深榛叢棘之中，林無啼鳥，雨洒香床，戶有棲猿，風侵象座，非所謂給孤獨園。悲哉，法輪之初劫也。佛弟子周徐諸君，取而弘廓之，將就天龍宅作闍黎崛，妖蛟水作阿耨池，不特唱導四千年以來沉迷四眾，實天神眼目所憑依矣。<sup>95</sup>

季氏運用祇樹與給孤獨園的域外園林典故，將原來夢蝶園加以「改頭換面」，也成功轉換園林既有的功能與用途。雖然該園一度因行僧宗演重新修建為準提菴而成佛門

<sup>92</sup> 清·蔣毓英修：《臺灣府志·分野》，卷1，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11。

<sup>93</sup> 清·季麒光：〈客問〉，《蓉洲文稿》，卷3，頁3上。

<sup>94</sup> 見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952。

<sup>95</sup> 清·季麒光：〈募修準提菴小引〉，《蓉洲文稿》，卷3，頁64下-頁65上。

重地，唯因其處於荊棘榛莽之中而日漸荒廢，後又幸賴佛門弟子等有心人士出力恢廓而始見新貌。又，值得注意的是：此中第宅園林「夢蝶園」改闢為寺觀園林「準提菴」（後又成為名勝園林「夢蝶園」，乃今之「法華寺」）實非特殊事例，而毋寧係鼎革之後臺灣堂構園林的普遍現象，如：明朱術桂（1617-1683）殉國前「捨宅為寺」，因此寧靖王府（一元子亭），改為「大天后宮」<sup>96</sup>；鄭經（1642-1681）「洲仔尾園亭」（當時或稱「承天府行臺」，清稱「鄭氏別館」或「鄭氏舊宅」），易代之後先改為名勝園林「北園（別館）」，後又改為寺觀園林與宗教勝地「海會寺」（今之「開元寺」）等。<sup>97</sup>

季麒光〈蝶夢園即事〉（二首）與〈新綠〉、〈殘紅〉，可能是同時之作，茲錄其詩如下：

漆園傲吏自仙蹤，明月濠梁一夢中。此日攜樽尋舊隱，春風椰櫟正溪東。<sup>98</sup>

丹堤綠岸隱斜曛，十笏茅堂樹樹雲。不是天涯耽勝事，樽前誰記永和文。<sup>99</sup>

煙颺蹂漾事依稀，樓閣風多坐落暉。倚醉窗前看野色，隔溪啼鳥聽還微。<sup>100</sup>

芳艸飄零怨洛陽，滿庭濃艷妬殘妝。莫因花落增多恨，宋玉鄰東舊有香。<sup>101</sup>

就形式而言，由「分文字」與「限微字」字，可知其應是與好友出遊的限韻之作，且不難想見其揚風挖雅、觴詠連篇，絲毫不減當年蘭亭盛況。就內容而言，〈蝶夢園即事〉詩題作「即事」，可謂聚焦於眼前園林風物的片斷描寫，而詩作開始即直接點

<sup>96</sup> 季氏另有〈題天妃宮〉、〈募修天妃宮疏〉、〈募修天妃宮戲臺小引〉及〈天妃宮僧田小引〉等詩文，不僅可以窺得此中之變遷，也可見其篤信佛教並對佛教紮根與推廣具有一定程度之貢獻。

<sup>97</sup> 曹淑娟認為主人與園林的遇合有其時間上的有限性，且最後表現為「園林就荒與園林易主」：「前者為空間景觀性質的改易，後者為所有權的轉移」，而即便是新園主有重新規畫與經營該園林的興趣與能力，但最後所展現的往往不是恢復舊園林，而是新園林的誕生。見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153。唯須留意的是：雖然園林易主而成為寺廟，在園林史上是常見的現象，如蘇州滄浪亭曾被改建為妙隱庵、大雲庵等，但依北園改為海會寺的時間：康熙29年（庚午）年8月7日動工，翌年4月8日完成，則可能是清廷有意藉以重置一般庶民之集體記憶，故將舊有堂構園林改換成為宗教勝地。

<sup>98</sup> 清·季麒光：〈蝶夢園即事〉（其一）（下註：分東字），《蓉洲詩稿》，卷6，頁18下。

<sup>99</sup> 清·季麒光：〈蝶夢園即事〉（其二）（下註：分文字），《蓉洲詩稿》，卷6，頁18下。

<sup>100</sup> 清·季麒光：〈新綠〉（下註：限微字），《蓉洲詩稿》，卷6，頁19上。

<sup>101</sup> 清·季麒光：〈殘紅〉（下註：限香字），《蓉洲詩稿》，卷6，頁19上。

出此園命名來由為莊周夢蝶，當中也清楚可見綠意盎然與落英繽紛交織出春風駘蕩的景致，甚者，「攜樽」、「樽前」與「倚醉」云云，更增添「春風沉醉」的景況，凡此，猶如一幅「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牡丹亭》語）的「遊『園』驚『夢』」構圖。〈新綠〉與〈殘紅〉不約而同著墨殘紅——「落暉」與「落花」——二者實構成時間的隱喻，又，〈殘紅〉前半聯有歐陽修（1007-1072）〈玉樓春·其四〉：「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sup>102</sup>之況味，後半聯則除了援用宋玉（約 298 B.C.-約 222 B.C.）〈登徒子好色賦〉之「東家之子」典故<sup>103</sup>，將美人寫得活靈活現外，也同時映現屈原（約 343 B.C.或 340 B.C.-約 278 B.C.）〈離騷〉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sup>104</sup>尤其甚者，因詩中「溪東」與「隔溪」之「溪」皆實指竹溪，故可將其視為一幅「緣溪行」之桃花源構圖，而其雖以夢蝶園林景致為主要書寫對象，然其多於詩末藉由聽覺與嗅覺之點染，將書寫景致延伸至園外，此景中（外）有景之敘寫方式——「春色滿園關不住」，又予人出人意表之驚喜。

〈新燕〉（分十灰）與〈其二〉（和蒼崖陽字）二詩，同時演繹「雙宿雙飛」，當是東吟社出遊雅集之作，茲觀其詩：

小羽飄零此復來，畫梁重印舊棲灰。月斜宮樹雙飛入，春暖汀沙獨夢迴。隔院青蕉聲宛轉，緣溪綠柳影低徊。蜀箋曾向任宗寄，別淚香痕倩遠媒。<sup>105</sup>

莫將歌舞暗昭陽，自是元衣舊有鄉。幾向江頭尋故壘，重來簾幙伴新妝。疎楊影落前溪綠，芳艸聲回小院香。細雨輕風飛片片，雙栖應不在空梁。<sup>106</sup>

二詩頷聯同樣提到「竹溪」：「緣溪」與「前溪」，且分別云「復來」（第一首首聯）與「重來」（第二首頸聯），顯見這是「舊地重遊」，故與〈蝶夢園即事〉（二首）同

<sup>102</sup> 宋·歐陽修：〈玉樓春·其四〉（29首），《歐陽修全集》下冊（臺北：華正書局，1975），卷5「近體樂府」，頁1081。

<sup>103</sup>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上冊（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卷19，頁400。或，戰國·宋玉著，吳廣平編注：《宋玉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頁80。

<sup>104</sup> 戰國·屈原著：〈離騷〉，見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中華書局，1981），卷1，頁5下。

<sup>105</sup> 清·季麒光：〈新燕〉（分十灰），《蓉洲詩稿》，卷4，頁36下。「蕉」或應作「鳥」。

<sup>106</sup> 清·季麒光：〈新燕〉（其二）（和蒼崖陽字），《蓉洲詩稿》，卷4，頁36下。

樣應作於夢蝶園。〈新燕〉末聯援用「燕足繫詩」典故，進一步造成懸想示現的效果：唐代長安女子郭紹蘭於鷺足繫詩傳予外地經商之夫婿任宗，詩曰：「我婿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鷺翼，寄與薄情夫。」任宗見之感泣而歸。<sup>107</sup>季氏書寫轉換性別角色，其思念(妻子)之情，可謂不言而喻，而這一定程度也反映了清代規定官員不准攜眷來臺的渡海禁令。〈其二〉(和蒼崖陽字)開頭當是援用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下註：和微之按今本無舞字)云：「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內宴宴昭陽。千歌萬舞(下註：一作百武(筆者按：「武」當作「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sup>108</sup>當是對於華蒼崖(名袞)之稱頌：詩中「元衣」當作「玄衣」，係避清聖祖玄燁(1654-1722)諱，而蒼崖名袞，袞乃古代天子祭祀時(《周禮》有「六冕」之制，周天子祭天著「玄衣纁裳」之服)或上公所著之禮服，故明顯對其有推崇之意；末聯則用唐趙嘏(約806-約853)〈昔昔鹽·空梁落燕泥〉(二十首之十六)之典：「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帷卷閒窺戶，床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雙棲。」<sup>109</sup>

季麒光另有3首「賦得」之作，乃以古人之句定題分韻、即景賦詩，明顯為雅集作品，又，依其地理形勢及所見景物研判應當作於北園。〈賦得蒼蒼茫茫〉(分尤字)云：「何年消息問滄洲，依約春風一舉頭，翠靄波連朝色暝，夕陽潮急暮烟浮。雲迷山墅近無樹，沙接空天遠有樓。慷慨不堪憑眺處，青罌紅燭莫相尤。」<sup>110</sup>詩題或援用〈敕勒歌〉：「天蒼蒼，野茫茫」，面對蒼茫大海，眺望來時路——安平，已明顯流露其思鄉情懷，「翠靄朝色」與「夕陽暮烟」，更凸顯其朝思暮想。

〈賦得喬木易高風〉(限紅字)云：「深林盤曲小橋東，聳翠凝蒼一望中。雲近聲隨春雨綠，烟高晴散暮天紅。山明遠郭鴻歸冷，月靜滄江鶴去空。最是憑虛清嘯急，可應淒切舊巫宮。」<sup>111</sup>與〈賦得夏木嘯黃鸝〉(分西字)云：「綠褪紅欹樹樹迷，

<sup>107</sup> 五代·王仁裕：〈傳書鷺〉，《開元天寶遺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下，頁9下-10下。

<sup>108</sup> 唐·白居易撰：《白香山詩集》第2冊(臺北：中華書局，1978)，卷21，頁10下。

<sup>109</sup> 唐·趙嘏著，譚優學注：〈昔昔鹽〉(20首)之十六〈空梁落燕泥〉，《趙嘏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頁13。

<sup>110</sup> 清·季麒光：〈賦得蒼蒼茫茫〉(分尤字)，《蓉洲詩稿》，卷4，頁36下-37上。

<sup>111</sup> 清·季麒光：〈賦得喬木易高風〉(限紅字)，《蓉洲詩稿》，卷4，頁37上。

間關輕渡小橋西。當窗坐對清樽薄，隔岸嘖呼午夢齊。細雨一聲愁漢苑，微風千囀冷吳谿。不知此際傷心客，聽到榴花淚欲低。」<sup>112</sup>詩題分別援用杜甫〈向夕〉：「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與王維〈積雨輞川莊作〉：「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當中，〈賦得喬木易高風〉之「小橋東」與〈賦得夏木囀黃鸝〉之「小橋西」，明顯為園林中相對之景色——「小橋」正是北園重要之景致，季麒光〈北園記〉正是緊貼「小橋」而寫：「北則長堤小橋，水在有無間活活作聲，皆從塘中溢流。雨後聽之，更疑遠從天外落矣。過橋有層臺，高二丈，俯瞰於水，躡而登，如寫一園之照。（中略）當塘之界于中也，必繞行而始達，余（筆者按：分巡臺廈道周昌）築橋通之，為欄于其上，可俯而觀魚。橋下置二舫，如秦淮燈篷之式。（中略）若從橋臺望之，又是白烟素火，放百道流星，風纏煜煜也。」<sup>113</sup>故二詩當是 5 月（農曆 5 月俗稱榴月）「一時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賦得喬木易高風〉與〈賦得夏木囀黃鸝〉詩題本身已經蘊含「風木之悲」，又，二詩筆調幾乎一致：前半紛紅駭綠，風光明媚，後半則明顯轉趨蕭瑟悲涼，尤其，〈賦得夏木囀黃鸝〉頸聯與末聯虛（不在場）實（在場）並寫，正反映其來臺翌年元月慘聞父逝噩耗的悲遇——一方面，（安）石榴為外來種，可以象徵季氏宦遊身份，另一方面，「石榴（花）」有多福多壽與子孫滿堂之寓意，唯當下竟顯得格外諷刺（刺眼）。

此後，幾乎未見季氏分題拈韻的雅集之作，直到康熙 25 年初春才又有相關活動的書寫，茲舉以下二例加以說明，而巧合的是二詩皆與沈光文有關，故可以視為其由東吟社集體活動轉變成為二人交遊之明證。首先，〈春王穀日，諸君子聚飲鎮臺署中，即以聚字限韻賦詩，人不一體，斯菴攜稿索和，雖不及廁席言歡，而良辰勝會，風流可再，因率筆賡續，以當紀言〉云：

何人戎帳酌春醕，三韓舊將憑東顧。樓船細柳靜嚴霜，蓮幕花開閒作賦。平原獵罷春風遲，軍容不諠角聲住。高坐輕樽拂几筵，一時名士雲霞聚。會稽

<sup>112</sup> 清·季麒光：〈賦得夏木囀黃鸝〉（分西字），《蓉洲詩稿》，卷 4，頁 37 上。「低」或應作「滴」。

<sup>113</sup> 清·季麒光：〈北園記〉，《蓉洲文稿》，卷 3，頁 17 下-18 上。

有客能狂歌，長文才調真無數。雄談咳吐驚江梅，落筆時使蛟龍怒。陶生虬髯如戟張，胸中甲兵同武庫。對酒不飲興自翩，一盞安詳咀風趣。帳前艸檄赤水人，仲章揮洒成露布。四明風雅三山才，嘯傲雍雍立秋鷺。江南趙生趙倚樓，一聲長笛驚人句。慷慨不辭千百觴，才名籍甚公卿注。座中老僧逸致閒，矍鑠年逾七十五。詩情酒態兩淋漓，墨光夜夜燈前吐。偷桃竊藥筋力道，朱黃黑白生風雨。蓮池佛性三峯禪，初明痛哭通天暮。海天此日春融融，潮漲煙沉夕陽樹。將軍裘帶禮數寬，諸公袞袞膺舟赴。綠蟻香浮羯鼓催，紅螺花煖霓裳度。燒燈投轄足傳觴，皎皎鶯啼在東圃。自慚車馬老風塵，讀書五十猶育蠹。我髭我腹兩皤然，銅符墨綬傷遲素。床頭雙劍暗龍泉，月白吳吟倦毛羽。雲海相逢意若何，蒼波浩渺欣良晤。今朝高會愧追陪，芳辰總謂驅馳悞。滿庭詞客授簡齊，栢梁筆札非吾故。漫復長謠紀勝遊，老顛喝月婆娑舞。黃州蜜酒天廚膏，重期再會知何處？後堂絲竹許嚶鳴，戟轅即是仙源路。木崗晴色瀚海濤，攜手江天看雲霧。<sup>114</sup>

如詩題所示，諸人聚飲的時間是康熙 25 年（1686）陰曆正月初 8 日（穀日），不同於以往的是這次雅集地點在鎮臺衙署<sup>115</sup>，而這同時也是季麒光的不在場證明，沈光文則在雅集之後主動來訪並向其索和——這無疑是季麒光「移署郡中」、沈光文「卜居於外」之最佳證明；季麒光則依當次雅集「聚字限韻」與「不限體」形式而作——當中「今朝高會愧追陪，芳辰總謂驅馳悞。」可以視為沈序所稱「公餘亦取社題相率倡和」與「不限體格」之延續。雖然季氏未及與會，但其顯然對於參與成員（多屬東吟社後期成員）及聚會情況並不陌生，這一方面固然是肇因於過去的經驗，另一方面也可能參酌了沈氏原作甚或聽聞當下沈氏的轉述，最後再藉由「追述示現」與「懸想示現」修辭，一併將自己「鑲嵌」進了這次雅集的盛況中。而當中可見來臺戍守帝國東土武將從容閒適的一面與諸君子各具神情姿態、性格風采與才華專長：

<sup>114</sup> 清·季麒光：〈春王穀日，諸君子聚飲鎮臺署中，即以聚字限韻賦詩，人不一體，斯菴攜稿索和，雖不及廁席言歡，而良辰勝會，風流可再，因率筆廣續，以當紀言〉，《荅洲詩稿》，卷 2，頁 24 上-25 下。

<sup>115</sup> 鎮臺即總兵，此是清代首任臺灣鎮總兵（清代臺灣最高軍事單位）楊文魁（?-?），鎮臺署位於臺南市北區公園路原聯勤兵工廠舊營區（陸軍兵工配件製造廠），今闢建成為臺南轉運站。

「會稽有客」指元圖（易佩）；「陶生虬髯」指陶禎錫（寄菴）<sup>116</sup>；「帳前艸檄」指擔任首任臺灣縣丞（知縣佐貳官）、後期加入東吟社之趙行可（陝西永昌衛人；陝西有赤水。疑其由福建寧德縣調任）；「江南趙生」雖未審是何人（未見其在後期東吟社成員名單中），然以「趙倚樓」相況<sup>117</sup>，顯見其文采風流；整體而言仍以「座中老僧」沈光文為焦點：老當益壯、凌雲健筆、詩酒風流、亦儒亦釋（三峰宗派）……。值得留意的是：從「自慚車馬老風塵，讀書五十猶盲蠹。」以降，轉趨沉重灰調與負面悲涼，多流露季氏個人仕宦之感嘆，同時，也完全不同於早前雅集之歡洽場景，雖然如此，卻不可忽略這是季麒光與沈光文唱和時所展現最真實的自我面貌。

其次，康熙 25 年春，季麒光〈同沈斯菴、陳都督、鄭副使過彌陀室看春，值王參戎暨宰贊天、韓震西兩督護小飲竹下，即事漫賦和斯菴韻〉（二首）云：

翠筴新聲次地開，相攜東郭看春來。將軍座上容題竹，老衲亭前好放杯。歲月自知多感慨，天涯猶許重徘徊。爭看海外風光早，為問籬邊幾點梅。

小徑僧寮繞竹開，滿城春色此重來。半生事業悲駒隙，異地賓朋喜酒杯。是處韶華俱曲折，一時雲物好低徊。相逢並坐春風裏，歸路寒香帶落梅。<sup>118</sup>

季麒光、沈光文與宦遊文武官員趁著大地回春出遊東郭近郊之彌陀室<sup>119</sup>，當下巧遇正在此處酌飲之首任北路營參將王國憲、右營遊擊宰贊天（字調元）、左營遊擊韓震西（字又琦）。當中，春寒料峭之海外早春風光——竹、梅前後相互點染與眾人感情

<sup>116</sup> 季麒光有〈荅陶寄菴〉、〈送陶寄菴歸浙〉與〈蔗菴說〉等，其中，〈荅陶寄菴〉云：「與君交誼誠如何，我呼君弟君呼哥。執手長安傾蓋新，一言相許凌滄波。虬髯如戟目如電，指顧胸中經濟多。生來長不滿六尺，鳶肩豹鵝誠峩峩。詼諧不數隣東鴨，落拓羞觀宅右鵝（下略）」，二者形容不二，同時可見二人之情誼，見清·季麒光：〈荅陶寄菴〉，《荅洲詩稿》，卷 2，頁 19 下-20 上。

<sup>117</sup> 唐·趙嘏（約 806-約 853），字承祐，曾入為渭南尉，故又稱趙渭南，楚州山陽人。趙嘏〈長安秋望〉云：「雲物淒清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豔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杜牧對頷聯詩句吟詠讚賞不已，故稱為「趙倚樓」，見唐·趙嘏著，譚優學注：《趙嘏詩注》，頁 26。

<sup>118</sup> 清·季麒光：〈同沈斯菴、陳都督、鄭副使過彌陀室看春，值王參戎暨宰贊天、韓震西兩督護小飲竹下，即事漫賦和斯菴韻〉，《荅洲詩稿》，卷 4，頁 44 下。

<sup>119</sup> 「彌陀室 在附郭之東，庭宇幽靜，佛像莊嚴，傍植檳篁，名花芬馥，可供遊咏。」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卷 9，「外志·寺觀」，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上冊，頁 953。彌陀室後經修築擴建，改名「彌陀寺」，寺址位於臺南市東區東門里東門路一段 113 號，今存。

融洽，可謂相得益彰（「老衲」與「將軍」相對，指沈光文），可以視為東吟社雅集「擇勝尋幽」之延續，唯此春色融融中夾雜著季氏個人的仕途感懷：如第一首頸聯與第二首頷、頸兩聯多展現「悲喜交加」，正反映來臺翌年，季父溘逝之遭遇，本應棹返中土守制，但因上吏「強留候代」，故只好勉強留任，豈料後來又遭逢賠累風波，仕途一再波折，可謂萬般無奈。

凡此，個人以為上述二詩皆以東吟社員為基底，但加入其他非東吟社的人員，故可作為審視東吟社「存廢」之重要觀察指標——大抵可以證明此際東吟社仍有相關雅集活動，然由於其已非純粹東吟社之雅集，故可以視為「類東吟」或「後東吟」雅集。經由上述二例可以間接說明：康熙 24 年末，東吟社應該已經結束——至少已無任何季麒光其他雅集的直接證據。準此而言，《東吟詩》可謂東吟社「集大成」之作，唯此後至翌年 2 月季氏謝事前仍有類似東吟雅集的活動<sup>120</sup>，當中，更可見沈光文對於雅集樂此不疲，而季麒光也樂於追陪的情致——〈春王穀日〉詩題稱「而良辰勝會，風流可再」云云，顯係東吟社雅集之遺緒，雖然如此，該詩「黃州蜜酒天廚膏，重期再會知何處？」則流露對未來茫然的心緒，足見此際季氏內心之焦憂。

又，雖然東吟社係來臺流寓／宦遊文人自發性的組織結社，但東吟社自始至終都未提出具體詩學主張，也缺乏嚴密的章程規範，唯審視眾人之交遊，特別是季氏與沈氏在東吟雅集合作無間，唱和之作更不知凡幾，可知其絕非一般聊復爾爾的奉承客套，而是往往能真心相待，流露文人的真情實意，正所謂「道義心期，非同流俗」——從二序及相關詩作中可見其同情共感的友誼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詩風，尤其，由東吟社前期（第四次雅集）風雨無阻的定期聚會，可見同仁之間對於詩藝的追求及詩社的向心力，即使季氏未克與會，但公餘仍取社題相唱和，提倡文風獎掖後進，可謂不遺餘力。

<sup>120</sup> 附帶一提，康熙 26 年（1687）初，東吟社重要成員之一華袞逝世，季麒光〈哭華蒼崖〉（用斯菴韻）云：「百年浩劫總斯須，此日星沉泣大儒。撒手游行應自許，填胸骯髒向誰輸。櫬留異域猶依海，魂戀高堂已到吳。每傍樽前傷往事，涼燈寒月共嗟吁」，見清·季麒光：〈哭華蒼崖〉（用斯菴韻），《蓉洲詩稿》，卷 4，頁 46 下。季麒光並為其傳，見清·季麒光：〈華蒼崖傳〉，《蓉洲文稿》，卷 3，頁 38 上下-41 下。

## 四、結語

康熙 24 年初，沈光文與季麒光二人共組臺灣第一個本土性／在地性詩社——福臺閒詠／東吟社，互相唱和，完全跨越政治藩籬，充分展現「文人相親」的一面，同時開啟臺灣文學與文化交流的新頁——正所謂「為東寧開生面」，其不僅對於雅集傳統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而且也有超越朝野身份共構海外新文學場域的意涵。雖然沈、季二人之交遊因東吟社成立乃由私人情誼轉變成公開雅集，但東吟社雅集活動仍以其交集最為密切與頻繁，且分別執筆撰寫沈序與季敘——二序一野（流寓遺民）一朝（國朝宦遊）、一前一後，允為東吟社之「金聲」與「玉振」，且二序具有對話體上之意義，故可視為二人詩文往來唱和的隱喻及延伸。

尤其，倘若沒有沈序，實在無法理解及想像其究竟如何由一介明季遺民一躍成為清朝新民——沈序可謂相當程度自我揭露了個人心路歷程及其晚年在臺生活的面貌，特別是進入清代之後與季麒光的知遇、濡沫之情，不僅讓他從蠻煙瘴雨中走到都邑市井中來，也卜居於郡署外，而且使其心境產生極大的轉變，猶如重獲新生，故字裡行間不乏坦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的心跡：「孟嘉落帽龍山」、「歸于聖代」、「余自壬寅，將應李部臺之召」、「康熙二十四年」……，凡此，沈序可謂演繹了其個人「東山落帽」的故事。因此該序具有時代過渡及政權更替變化下，重新交代其個人心境轉折的意義——揆諸「嘲答並臻絕妙」，明顯具有「自我解嘲」之意味，遑論可以由此窺見詩社成員透過詩文相濡以沫，進行文學交流及凝聚海外情誼，終而形塑大清一統「共同體」的過程，故極具文學史上的意義。

就整體東吟社而言，沈、季二序可謂大同小異，唯仔細觀察其形式及內容則可以發現其「異」兼指相異：「異趣」與不異：「稱異」兩個完全不同的面向。首先，就「異趣」而言，二序明顯具有一定「時差」：沈序作於 4 月（東吟社第四次雅集），內容係針對結社而發，季序則作於 12 月（東吟社最後一次正式雅集），內容乃針對結集而發。又，二序分別具有文學先行與政治當道的差異特性，並且帶有不同的個人歷時（史）話語與集體當代（朝）話語：沈序有其漂泊、沉寂海外卅餘年的心路

歷程，尤其，面對當下改朝換代的現實尷尬處境，開始即藉由「孟嘉落帽」演繹其遇颶來臺的幽微往事——這場颶風幾乎改變了沈光文一生的命運，同時開也啟了臺灣漢文學的發展，但也不能忽視後來因與鄭經不睦，而被迫輾轉流徙，逃禪入山的境遇，季敘則有其宦遊來臺的大時代心理因素，而且，季氏相關詩作也同樣表露、展現「大清一統」的整體時代風格，然不可諱言的是：當中也不乏有其個人仕宦遭際的表現。

其次，就「稱異」而論，二序又明顯強調「異境」、「異域」（沈序）、「殊俗之國，異黨之域」（季敘）之「異地相逢」與「異國情調」，尤其，所謂「異」正凸顯清帝國幅員廣大及此地與中土風貌之不同。又，沈、季二序具有一定士大夫本位立場，故多將此地視為「異邦」（異邦有異），但相較於沈序，季敘顯然更有意將此昔日「臺灣地盡東南」的「異邦」，扭轉成當下「今聖天子遐邇一體」的「本邦」（異邦不異）——「文物之邦」，換言之，從文化之異（「相異時空」／「異托邦」（heterotopia））到政治之同（「不異時空」／「大一統」），尤其，「東山」之題深具「標『新』立『異』」的大時代意義，而這無疑也是東吟社及其《東吟詩》深具文化意義的地方。

尤其甚者，季敘所謂「方輿之廣也，會遇之奇」正充分展現一定的地域特性，而沈序與季敘也都表現了對於此時此地之肯認。東吟社公開雅集時多四處尋幽探奇——雖然二序並未實際指出「尋幽擇勝」的地點，但審視季氏相關詩作，可知主要是以前朝留下的「北園」與「夢蝶園」為主，兩處園林本身皆有一定的在地特色，故此不論對於沈氏個人抑或來臺宦遊文人而言，都是一種嶄新的體驗，與此同時，也重新賦予舊園林以新時代的蓬勃朝氣，而揆諸季麒光相關作品，一方面表現當下雅集之所見所感，如〈擬春夜宴桃李園〉，假古人之題極寫當夜雅集盛況，另一方面也表現了對於當下臺灣枕山襟海地理環境而衍生「『山』光『水』色」的深刻感受，如歌詠「東山」（〈東山〉之外，著墨「東山」之篇章亦復不少）、「臺江／安平」（〈觀海〉（二首））及「夢蝶園」（〈新燕〉（二首））、〈蝶夢園即事〉（二首）、〈新綠〉、〈殘紅〉），凡此，明顯可見其透過文人出遊、雅集頌讚臺灣風土與（重新）認識島嶼斯土。準此而言，東吟社正象徵清帝國治下海外文人「山盟海誓」及其「模山範水（海）」

的一段珍貴情誼。而值得注意的是此間雅集之作——不論相對於沈光文早年來臺或是季麒光來臺初期——表現出來的鄉愁書寫似乎相對有限，反倒多呈現對於斯土的頌揚與認同。

更進一步而言，東吟雅集標誌來自東南沿海各省為主之「非本土性」詩人蒞此殊方異域，在經歷一番驚奇駭異之後，肯認當下斯土斯域，進而展開定期文學活動，故東吟雅集並非一般詩酒朋儕的附庸風雅或應酬集會，而是明顯有著來臺宦遊文人積極想要認識這片海外異土、異地與融入此地生活的表現，遑論其亦有助於聯絡海外情誼與排解海外異域的孤獨寂寥，故季氏早先雅集詩作多描寫臺灣山水園林景物，唯後因宦途遭憂與賠累事件之影響，才有抒發其異鄉異客的客思鄉愁——諸詩前半書寫風景，後半則多流露其心境。

沈光文以「東山」為首題與季麒光有意取法謝安東山之志，無疑是從「福臺閒詠」到「東吟社」命名轉變的重要關鍵因素，而且，不論沈序推許「東山」抑或季氏題詠〈東山〉，都明顯有協力大清一統之意味——同時，二人極可能心照不宣的是，其具有《詩經·豳風·東山》之深刻寓意：當下海外蕩平、四海歸心同樣具有周公東征平定三監、武庚亂事與開疆拓土的大時代意義。又，東吟社最初雅集乃針對同一主題（題目：東山）而發，之後則有分韻賦詩（不拘體格）、相互唱和、甚或「賦得」……等不同形態之作。又，揆諸季麒光園記：〈北園記〉、〈秋夜游北園記〉及詩作：〈五月望日，憲副周公招同文武諸君集于北園，余將行，得與其勝，賦此誌謝，并呈令弟郁文〉，可知北園是當時文人出遊、雅集的重心，而且就其所處地理位置而言，也極可能是「福臺閒詠」眾人首度雅集與題詠東山的場所。

沈光文與季麒光二人無疑是建立與維繫東吟社的重要靈魂人物，也是東吟社存亡興廢最具關鍵性的因素，而考察《蓉洲詩稿》與《蓉洲文稿》相關內容，可以發現季麒光早在〈賦得夏木囀黃鸝〉之後，似乎未見任何其他 5 月之後的雅集作品，而自康熙嘉平〈《東吟詩》敘〉之後，更完全不見昔日雅集盛況之詩文，推測可能日趨繁忙而未再參與社題之唱和，但也可能還有其他因素（詳下），反而多是與沈光文彼此相互倡酬之作，或是與前東吟社少數成員間的零星唱和——由此可知季麒光在宦

遊文人中實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故幾乎可以斷定康熙 24 年為東吟社主要活動時間——東吟社的奠基期與發展高峰期，但同時也是衰退期，直到康熙 25 年春，才又出現「類東吟」或「後東吟」雅集之作，唯此時詩社成員雖有聚會，但只是一些非正式性的零星活動，故個人以為《東吟詩》結集後（當時正逢清廷纂修大清一統志，對於《東吟詩》之結集毋寧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流寓／宦遊文人觴詠雅集，本身跨越政治樊籬及省籍地域局限，而與當下大清一統的時代精神相契，加上其內容敘寫臺灣山川地理、風土民情……等，正有利於帝國對海外臺灣的認識），東吟雅集即告曲終，但人員並沒有正式解散，而東吟社最後無疾而終可能與季麒光丙寅 2 月謝事有關；唯就本文所舉〈春王穀日〉與〈同沈斯菴、陳都督、鄭副使過彌陀室看春〉兩首和韻之作，推測季氏當時尚未謝事：一方面，季氏極可能要為賠累事件負責或為返回中土預作準備，另一方面，季氏或許也不便再公開主持或參與任何詩社正式活動，再加上成員流動性高、成員間已建立相當友誼及取得一定默契等因素影響——最明顯的莫過於沈、季二人詩文往來，故東吟社可謂完成其階段性任務而功成身退。

準此而言，本文針對季麒光與沈光文二人交遊所提出「倡訓：詩文往來」與「雅集：福臺閒詠／東吟社」的詮釋架構，即有其合理性與必要性，換言之，東吟社對二人交遊始末具有「承先啟後」關鍵性轉折的意義，一方面，東吟社在二人主持下誕生，另一方面，東吟社也裨益二人日後再轉成私下交遊，因此東吟社係奠基於如此點、線、面之發展脈絡：由季麒光（點）與沈光文（點）二人（線）之情誼，逐漸擴大成為以宦遊文人為主之東吟社（面），後因東吟社轉趨式微，故又重新回到以季、沈二人為主或詩社成員間詩文往來的局面。又，季麒光對於東吟社友之詩文往來態度是「來者不拒」——「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尤其與沈氏之唱和一直都未曾中斷，反觀，沈光文與東吟社成員互動似乎相對有限，但這也可能受限於沈光文入清之後作品留存極少的緣故。雖然目前東吟社大抵只見本文所討論之詩文，其餘詩社同人詩作極可能已亡佚失傳，但東吟社曲終奏雅，最後曾留下具體成果《東吟詩》，給予後人無窮想像的空間，而此後隨著季麒光丁卯去臺（1687）與沈光文戊辰辭世（1688），東吟風雅幾成為遺世絕響。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 戰國·宋玉著，吳廣平編注：《宋玉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
- 戰國·孟軻著，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戰國·屈原著，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中華書局，1981。
- 漢·班固：《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
- 唐·白居易撰：《白香山詩集》，臺北：中華書局，1978。
- \* 唐·房玄齡等奉敕撰：《晉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 唐·趙嘏著，譚優學注：《趙嘏詩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 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臺北：華正書局，1975。
- \* 清·季麒光撰：《蓉洲詩稿》，上海圖書館藏，康熙 33 年刻本。
- \* 清·季麒光撰：《蓉洲文稿》，上海圖書館藏，康熙 33 年刻本。
- \* 清·范咸等修：《重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 \* 清·高拱乾等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收入《臺灣文獻史料叢刊》第 2 輯，臺北：大通書局，1984。
- 清·聖祖御製，張玉書等奉敕編：《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 清·蔣毓英修：《臺灣府志》，收入清·蔣毓英等撰：《臺灣府志三種》，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歐陽直公：《蜀警錄》，收入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編：《中國野史集成》第 29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3。

## 二、近人論著

- \* 王建國：〈從康熙南巡到季麒光宦遊——論清初臺灣園林／寓望園〈書齋八景〉之書寫語境〉，《文與哲》36（2020.6），頁 205-256。
- \* 黃得時著，葉石濤譯，涂翠花校譯：〈臺灣文學史序說〉，收入甘文芳等著，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 4 冊，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 229-241。
- \* 曹淑娟：《流變中的書寫——祁彪佳與寓山園林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6。
- 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
- \* 龔顯宗編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增編——紀念沈光文誕辰 400 年》，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Qing*] Fan Xian, *Chong Xiu Tai Wan Fu Zhi* [Re-compiling Taiwan Fu Gazetteer]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Tang*] Fang Xuan Ling, *Jin Shu*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1).
- [*Qing*] Gao Gong Qian, *Tai Wan Fu Zhi* [Taiwan-Fu Gazetteer]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Gong Xian Zong, *Shen Guang Wen Quan Ji Ji Qi Yan Jiu Zi Liao Zeng Bian: Ji Nian Shen Guang Wen Dan Chen 400 Ni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en Guang Wen and the Addendum to Research Materials: Commemorating the 400th Birthday of Shen Guang Wen] (Tainan: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2012).
- Huang Dei Shi, “Tai Wan Wen Xue Shi Xu Shuo” [Preface to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trans. by Yeh Shih-Tao & Tu Cui Hua adpt. in Gan Wen Fang & Huang Ying Zhe, *Ri Zhi Shi Qi Tai Wan Wen Yi Ping Lun Ji* [Collect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Art Review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Period] Vol. 4 (Tainan: National Taiwan Literature Museum Preparatory Office, 2006), pp. 229-241.
- [*Qing*] Ji Qi Guang, *Rong Zhou Shi Gao* [Rong Zhou’s Poetry Manuscript] Printed edition of the 33<sup>rd</sup> year of Kangxi,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 [*Qing*] Ji Qi Guang, *Rong Zhou Wen Gao* [Rong Zhou’s Prose Manuscript] Printed edition of the 33<sup>rd</sup> year of Kangxi, Shanghai Library Collection.
- [*Qing*] Jiang Yu Ying, *Tai Wan Fu Zhi* [Taiwan-Fu Gazetteer]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5).
- Tsao Shu Chuan, *Liu Bian Zhong De Shu Xie: Qi Biao Jia Yu Yu Shan Yuan Lun Shu* [Writing in Change: Discussion on Qi Biao Jia and the Landscape in Yushan Garden] (Taipei: Liren Bookstore, 2006).
- Wang Chien Kuo, “From Kangxi’s Southern Tours to Chi Ch’i Kuang’s Official Posting—On the Compositional Context of Eight-Views from the Stud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Literature & Philosophy* 36 (Jun. 2020), pp. 205-256.

[*Five Dynasties*] Wang Ren Yu, *Kai Yuan Tian Bao Yi Shi* [Anecdotes of the Emperor Xuan Zong of Tang]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 Ltd., 1966).